

二
知
軒
文
存

二知軒文存卷二十二

定遠方濬頤子箴

且園消夏圖記

予曩消夏於題襟館招同人起詩社屬汪子研山作圖旣而於後圃闢儀董軒之東爲待月謬北爲小吟窩竹樹蓊鬱境地幽絕遂移消夏之局於此然未作圖也吾宗退園觀察將朝天北上乞假還鄉旬留度歲觴予於四照軒出此圖索題展卷諦觀且園爲高侍郎所建與題襟館之爲曾都轉所築其同者一也退園主且園久夢園主題襟館亦久咸有賓從

子弟觴詠其中其同者二也退園作消夏圖於同治辛未夢
園亦作消夏圖於同治辛未其同者三也然而有不同者且
園有池題襟館則無池且園有堂有亭有廊有橋有小舟曠
而深繚而曲題襟館則僅屋三楹山石數拳樹皆新種無參
天古木烏乎同無已則儀董軒差可以同之而未有圖將招
退園以視其同與否時方歲暮呵凍作消寒會未果忽忽春
至退園又將往海陵郊外去年新購之別業顏曰退園者拓
而新之曰將作圖畱予而趣予先爲且園作記予又憮然曰
君主且園君復有退園予主題襟館予則未築夢園烏乎同

顧予與君欲歸不得則同予未築夢園而有蜀山草堂圖則又同是五同已書此以質退園當不以予言爲謬也

退園觴詠圖記

退園主人於泰州之東曲塘之左購園一區厥名曰遜有松坪蓮沼南垞諸勝與卞頌臣中丞之娛園相近主人曰予將易其名曰退園他日自且園歸隱於斯予旣爲作且園消夏圖記而退園往遊退園旋返揚州將朝天北上瀕行復以此圖索題置之案頭硃硃未報忽已春盡夏來展卷諦觀圖爲汪子研山所作堂中六人並坐者四攜手而立者二旁列管

絃絲竹一客隨一童徐徐自外入院宇幽邃樹木蒙密噫此
退園耶何其地似曾經者圖之外別無題識心竊疑之以詢
汪子曰斯固揚州之退園而非泰州之退園也公在圖中盃
爲退園作圖盃亦在圖中公胡忘之先是正月二十二日退
園招飲於四照軒主賓凡七人爲晏彤甫先生姚子仲海劉
子文楠許子秋槎徐子東園暨予與研山唯文楠及予不善
歌是日也雲陰如晦欲雨不雨庭卉鬱鬱皆有生意相與脫
略形骸快吐衷曲聽繞梁之音醉缸面之酒晝兼卜夜樂不
知疲回憶己巳莫春予來揚州僑居於此者計六閱月亦曾

作退園主人而不意今乃復作退園之客也退園有兩退園而予則僅一夢園空屬之夢卽所謂蜀山草堂者雖種松成林而誅茅未就夢園安能與退園相抗哉夢園近治文罕作韻語聊書此以當嗶引老厭簿書性耽泉石尙思偷閒爲海陵遊謀之娛園主人放櫂曲塘流連把盞再作第二退園圖記也

鹽課司祠記

國家鼎革之時欲忠於君則不暇愛其民欲愛其民則不獲忠於君孰是能兼之者有人焉旣愛其民復忠於君始也殷

殷以赤子爲念而望風納款俾吾民不罹鋒鏑之災民幸生
矣而已則死之幾幾乎降志辱身顧忍之須臾依然完名全
節用智行仁由權反經烏得以卑官下僚而忽之哉陳太史
寶告予曰呂應興永康人崇禎十五年由吏員官富安場鹽
課司大使順治三年

大清兵下揚州分偏師徇屬邑循范隄而南將至富安三里
許應興易服辮髮迎謁道左

王師轉旆而北應興曰吾爲百姓地耳身是大明臣子豈惜
一死耶遂改服勝國衣冠入署自經死是時兵過處不無蹂

躡安豐吳嘉紀詩云我昔避亂初還家谿上鴈體多似瓜蓋
紀實也富安兵不血刃閭井晏然民敬而德之私立廟祀呂
公曰鹽課司祠今尙存在大使署之右其迎師當河厓缺處
呼爲止馬缺耕夫野老至今猶稱道之惜乎府縣志之佚而
未載也予嘉呂公臨難從容機變果決脫非其平日有忠君
愛民之心一旦事起倉卒焉能若是之不媿不疚也歟公保
吾民民敢忘公俎豆千秋來格來享爰勒諸石以詔後之官
斯土者

安豐三先生祠堂記

濱海之區荒僻狹隘而一時講理學有人擅歌詩有人治古文博通書史又有人鄉之人化之越數百年沐其流風餘韻久而不忘而爲之立主迎神馨薦俎豆俾後生小子有所矜式奉爲依歸如安豐之三先生祠堂誠盛舉也光緒丙子陳百生太史告予曰里人重修文昌宮因醵金建堂三楹於左偏祀三先生以示私淑之意敢乞爲文記之予曰曩在嶺南林薈谿爲予言陋軒詩品格絕高索之坊間不得及來邗上詢于漢卿曰有之爲覓得一部讀之眞樸雅澹動與古會宜其見賞於漁洋舟次兩公也若心齋石袍予不知其詳烏乎

記百生曰心齋先生師事陽明以良知爲宗身體力行誨人不倦陽明既沒海內宗之事具明史及王氏遺書石袍先生與野人先生皆明之遺老野人明季應童子試入本朝隱居不出石袍則學宏富有武庫之目康熙間著中十場志有獨善堂文集行世予乃作而言曰安豐人士抑何其嗜古嚮學若是耶三先生者皆獨行君子當其時無赫赫名心齋顧猶爲正史所收書傳海內彼陋軒之安於陋方以爲人笑其陋獨善堂之甘於獨善方以爲人議其獨善蓬蒿伏處固各有不得已之苦衷生且弗求人知而詎意身後反獲與心齋鼎

峙耶斯堂之築度必太史主之予尤嘉其同志之多而落成之易也是烏得以荒僻狹隘目之也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今之所恭敬者乃三先生所典刑者乃三先生發微闡幽了不存世俗之見嗚呼斯可謂善鄉斯可謂仁里已太史當題予言

重修嵇公隄記

通泰間舊有捍海之堰袤延百四十二里建自唐黜陟使李承實久而傾圯宋天聖二年用監西溪鹽稅范仲淹築隄之議遂以范公名迨淳熙八年趙伯昌修葺之元則詹士龍請

發九郡人築之獲石云逢簷再修景祐二年八月仲淹記明
成化中一修於雍泰再增築於楊澄則有楊公隄之名

國朝雍正十三年河督大學士嵇曾筠以枹茶角斜二場范
隄去海尤近工最險舊隄善崩蟄難禦潮汐請於枹茶築新
越隄一道工長五千三百五十七丈民便之於是又名之曰
嵇公隄百年以來隄爲波濤所齧彼蚩蚩之氓命懸海若直
東風夜起鳴鉦熱炬勾眾畚土無少休徐剛毅公少居枹茶
稔其害咸豐十年奉

命督辦本籍團練枹茶父老走相告曰吾儕小人危在旦夕

幸公有以拯之東南軍事方亟大府檄行畝捐助餽餼都轉
喬公松年主其事剛毅議劃耕茶場竈田暨東臺縣某都圖
民田之墾耕茶者總若干畝應指錢若干貫作修隄用民輸
民董之官勿問喬公贊之大府不盡以爲然剛毅曰脫海水
從耕茶入則裹下河田廬漂沒將溷灌之弗保尙何有於畝
捐乎卒從剛毅議撙節軍儲以資工作遂復嵇公之舊加堅
實焉隄成之歲雖有狂飈驚潮耕茶之人晏然無恐剛毅旣
殉難於閩耕茶人思其德僉曰禦灾捍患我公無媿於鄉賢
宜建祠以祀之時喬公寓泰州方欲上其事於當道旋以北

上末果陳太史寶爲濬頤言濬頤曰剛毅之先有明僉都御史諱耀者奏免揚州飛派鳳米二萬石有奇又泰州比歲水旱疏請漕米改麥鄉人感之請祀鄉賢建專祠今剛毅能繩其祖武以鄉人保衛桑梓繼稻公而修葺之隄卽以徐公名亦奚不可者范楊之後至公而四賢哉剛毅功德在民馨香無忝縱時閱十餘年之久尙可請於朝也

三橋考

揚州東郭外十里眾水所潴曰廖家溝曰石洋溝曰董家溝三溝相間共八里厥初涓涓細流故號曰溝溝皆支略約以

通行旅三橋之名未顯也顧鳳凰壁虎之水胥匯於此入江
激蕩既久乾隆中廖家溝東西徑四十丈見於桂林陳文恭
公奏疏至道光二十年浸寬百四十丈而石洋董家二溝亦
皆變而成河於是始有三橋之役揚之人公議廖家溝築磯
心二以期鞏固所費不貲且事關河渠水利請有司白諸河
帥時則可其議者爲吳太守葆晉輸欸最多者爲鹽商包振
興橋因以萬福名興工於二十六年直至咸豐二年工始竣
石洋溝橋則二十三年仙女廟眾姓捐修董家溝橋則與萬
福橋同時並建郡中岑氏倡捐其不敷者眾姓助之二橋咸

以溝名此三橋初建之歲月可考者也迨咸豐三年粵寇犯揚當事恐其東趨通泰也飛檄去萬福橋遏賊蹤居人設舟以渡暴風驚湍屢占滅頂行者病之同治三年金陵克復將軍富明阿公疏請重建萬福橋而以其事屬運司李公宗義工甫興而富公請告李公亦遷擢去工遂止泊六年之秋兩江總督曾文正公檄候補知縣李克勤來揚修造萬福橋董其役者廣西候補道署兩淮鹽運使程桓生揚州府知府孫恩壽礪心遂增而爲四橋長百五十二丈五尺董其役者爲江都縣知縣戴元履董家溝橋則十二年重修長二十五丈

五尺董其役者爲候補知府李光熙三溝旣已成河其始不
過村氓以板船載灰土出江冀圖漏稅繼則商賈因緣爲奸
公然騫越常鎮兵備道司揚由兩關以稅爲重曾經勒碑示
禁自癸丑之變關淪於賊雷侍郎以誠創行釐捐勢不得不
改道出江爲一時權宜之計商賈稱便關卡並設而從前之
禁弛矣往來撞擊橋樁易損萬福橋有磯而石洋董家二橋
則無之是又官斯土者不可不防其弊焉

紀遊

予生於京師四齡隨先大夫遊吳興山則道場金盞水則茗

溪碧浪湖小沈瀆亭曰窪尊洞曰黃龍臺曰愛山堂曰六客
白鴿汜今五十餘年猶能彷彿道其一二十歲時先大夫罷
郡居杭州隨先妣楊太夫人游西湖昭慶雲林淨慈諸寺鄂
王墳表忠觀白公蘇公二堤斯時尚不能詩歸至潤州泛大
江舟中望金焦二山弗得登過六合遊於汪氏之園曲房宵
篠以頗黎爲窗牖五色迷離心輒黯之抵烏衣鎮寓蔣氏行
飲封釭酒甘之入醉鄉蓋自茲始還鄉侍先大父讀書時時
遊豫圃年十四赴郡試始遊第一山竹林寺龍興寺歸途謁
明陵十七歲辛卯應秋試始遊白下是冬入都贅於周文勤

公家所遊漸廣甫作韻語壬辰留京師應京兆試九月歸里
自是甲午乙未丁酉三試金陵所謂邢園隨園清涼山功臣
十廟莫愁湖白鷺洲皆閒一遊三場畢卽匆匆假裝弗能暢
也迨己亥之春偕子健三弟北上至辛丑四月乃歸里計此
兩年中推襟送抱賭酒看花無日不遊卒至牀頭金盡三弟
罷學而仕需次吳門予則歸里以有債負不敢告先大夫請
作邗上之遊許之兼往雉皋訪范廉泉大令過袁浦訪趙迪
齋心泉昆仲而邗上則唯交鍾小亭孝廉一人以故白塔紅
橋平山谷林二堂桃花庵法海寺諸名刹僅一至其地然得

詩已不少矣壬寅再遊京師忽忽八稔銜恤而歸時家道中落予居春明久僨臺山積猝遭大故屏當無計倉皇典衣乃得買舟由潞河南下營窰窰畢庚戌之春謀作嶺南遊楊太夫人初不許嗣知予逋負甚巨姑命之行出門時太夫人垂涕戒勉予亦哭失聲遂由廬而皖渡江至菊所省三叔父調臣公復偕子嚴五弟渡江而北子嚴以優貢入都予則挈舟東下寓白門者兩月寓吳中者兩月寓西泠者月餘甫泛錢塘江達於常山陸行抵玉山復買舟過貴溪聞粵東有土匪之亂孫雪筠同年留居衙齋半月始登舟泊南昌又旬留月

餘至贛州度歲越明年度嶺而南羈滯羊城者六閱月於仲夏二十八日發珠江七月十一日至曲江有覆舟之厄幸而得生屈指生平數十年來以茲遊爲最遊必有詩凡所經歷友朋餽贐感不去懷每夕歸輒濡毫誌之哀然成冊署曰南遊日記嗚呼孰知竟爲波臣攫去耶遊草亦委波濤索之勿得嗣於庚申再至嶺南雖獲友人鈔錄副本見詒顧所存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尤可痛者楊太夫人棄養余方在嶺南未歸前此幸成進士未能乞假歸省致抱終天之恨今又遠遊遽失所恃嗚呼百死烏足贖此辜愆哉紀遊至此於邑悽

楚筆不能下而四十以後之遊蹤見諸詩者固無弗備云於山未登五嶽於水未涉滄瀛於行省未至者九予之遊奚足言遊哉他日遂我初服竹杖芒鞋方將放浪於山巔水涯探幽選勝脫羈縛任逍遙予之遊初未有艾也

沈栗仲先生絹本山水畫冊記

濬頤既爲先生作家傳而彥徵觀察復郵寄先生遺畫二冊屬題濬頤非知畫者第十餘年來收弄古人名蹟日多遂於此道相近覺畫家妙處尤在氣韻不徒以規撫形似爲工也爰分觀之其一寫春江之景烟波浩淼空濶無際峰巒浮於

二夕車
水面隱隱更露遙山一角扁舟乘潮而下濱江女牆竹樹蔚
然垂楊之下桃花如火危檣矗立候風啓碇其二潑墨戲作
米家山有點無皴濃淡相間橋梁屋宇如一筆書淋漓滿紙
至今猶溼其三淺絳法專寫一峰蓋是秋景山坳丹黃錯雜
危亭翼然山腳平坡衣朱衣藍二老人曳杖而話有登山意
其四則與雲林無二疏疏落落信手塗抹爲山爲石爲樹爲
屋不似之似神乎技已其五更闢奇境漫空溼雲倒挂石壁
欹側欲墜其下紅葉翠篁老杉枯柳掩映多姿有屋數椽外
樹木柵此中高士迴異塵俗其六亦作秋景雲滃山麓泉流

澗底層巒疊岫空靈生動遠村近村靡不幽曠雖云尺幅六
法都備其七與第二幀用法同而實異彼雄此逸彼整此散
彼遒勁此動宕彼以板爲活此以斷爲連絕無重複之處可
謂神品其八則畫樹學雲林畫山學襄陽高澹渾成自出機
杼用法而不泥於法此種境界最爲難造統觀全冊不名一
格奄有元四家之長濬頤雖無畫筆尙知畫理獨惜予生也
晚弗獲追侍先生几席親見含毫吮墨時也

栗仲先生紙本山水畫冊記

濬頤無似旣久宦京師違侍先大夫左右重以故鄉兵燹啖

蔗軒遺墨零落殆盡僅存先大夫所書反經箴及元秘塔一冊又家仁甫弟歸予大楷十二幅刊於嶺南及來揚州楊蘭坡姑丈以先大夫所贈雜臨行楷二小冊見畀亦鉤勒上石嗣又購得大楷十二幅並舊藏楹帖六尙擬彫鏤梨棗以廣其傳彥徵與予同志話山草堂墨寶方且次第上石用以表揚先澤而所藏二畫冊則尤爲珍秘不輕示人者今乃賁之渡江倩夢蘭索予題識八幀者予已作記適齊叟玉谿至叟夙工畫因以眎之叟諦視良久喟然曰二百八十峰樵人乃本朝大家足繼四王吳惲而起近代以來罕有其匹此冊尤

爲神化莫測無上妙品恨吾當年足跡未到三湘親炙門牆
得聆畫訣今老矣奚能爲予反覆披閱信如叟言詩家所謂
羚羊挂角無迹可求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彥徵與予固皆
日以訪求先人遺墨爲事者前之予遇蘭坡姑丈仁甫弟今
之彥徵遇叔平比部爲人子孫護持丹青簡翰而不以自私
洵乎古道可風非巧偷豪奪者流所可同年而語也予兩家
其永寶諸

京口義渡記

揚州之南鎮江之北中爲天塹以限行旅非舟楫不足以通

之風濤險惡時虞滅頂於是乎南北兩岸皆設救生局以紅船救生由來久已顧有民渡而無官渡艇耶扁耶瓜皮耶蜻蛉耶操是業者率游民罕土著也劫其財戕其生往往爲過客害濟人而不利於人雖渡猶弗渡也義哉五君子曰餘姚魏昌壽嚴宗廷暨昌壽之妹銘上虞經元善沈瘦珊服賈於斯心焉傷之而昌壽首爲之倡謀立義渡白諸沈仲復觀察趙粹甫太守僉曰善捐俸助之此同治十年九月事也越明年四月船成而舵師篙工所需至巨昌壽復請於當道集市廛之所謂五業者月捐貲若干董其事五月一輪周而復始

計費猶不足昌壽遂渡江來謁予嘉其志方思有以贊之會仲復移節滬上繼之者爲李叔彥觀察而主儀棧者爲薛世香觀察公議義渡之費每歲約需六千緡鎮江甫得三千緡其半則由棧籌之適張振軒中丞權總督事如所請行因以四船泊鎮江南岸以四船泊七濠口北岸又以兩船泊瓜洲戒舟子不得取渡者錢上燈則止渡立禁約八條遇顛風斷渡時兼使救生其用與紅船等商民稱便而仲復更白諸中丞籌撥銀三千兩俾昌壽建局一所築普渡閣及南北兩岸馬頭十二年五月普渡閣火昌壽告予曰公毋憂昌壽必不

令半途而廢也迨光緒初元復修普渡閣九月北岸之工亦
戢予聞昌壽病殆垂不起恍惚中若有冥役至榻前告以君
數當盡因刼義渡行善不倦上帝命延算一紀爲世人勸次
日果霍然言者非一信乎其有徵也曩予與仲復欲添設救
生船以費絀不果而何幸五君子者之發此宏願而又得魏
君一人身肩其事雖遭折閱困頓而始終勿懈孳孳然克底
於成也天之降福誰曰不宜

重修董家溝橋記

去揚州東郭十餘里芒稻河之西三水出焉曰廖家溝曰石

洋溝曰董家溝溝皆架木爲橋以通行旅廖家溝之水最寬
工至鉅故以萬福名其二橋則以溝名之發源於淮泗匯爲
甘棠湖迤邐至六閘金灣東灣分注爲溝者三上游盛漲奔
騰而下勢如千軍萬馬奮迅剽悍無橋而渡時有覆舟之厄
萬福橋向築磯心者四足以持久自同治六年重修後至十
三年冬因山東黃河民堰衝決下游胥受其害橋樁間有傾
圯予商之卞頌臣中丞朱顯庭參戎以官工費無所出且虞
侵蝕浮冒創爲民捐民辦之舉甫一月而工畢石洋溝於十
年重修董家溝則亦於十二年重修越一年而驚湍急溜其

勢洶洶舟觸橋樁中斷董其役者爲李太守光熙曩以保固十年爲期一旦罹此不測走告予曰光熙例應賠修惟力有未逮乞公援之予知太守任事之勤而操守之潔也曰是非君罪爲白諸大府罷勿問別籌修橋之款亡何太守喪母至光緒元年孟冬奉匱乘番舶返粵抵南澳觸礁而沈以身殉母揚之人無不傷之而橋工猶未興也於是有議改設浮橋者有議遷地而築者言人人殊且以費不貲莫敢過問橋之廢也將一稔使民病涉於心安乎乃謀諸中丞及顯庭偕徐仁山觀察各捐廉俸以爲之倡並募捐於同人請當道復仙

女廟之橋釐以補不足爰於十一月朔開工共推顯庭一人
主之顯庭諮於眾思爲一勞永逸之計僉曰非仿萬福橋之
築磯不可顧欲築磯必先於河底樹椿欲於河底樹椿必先
厝乾河水欲厝乾河水必先建堵水之上下兩壩眾皆難之
顯庭則毅然獨肩之衝風冒雪孳孳不倦遂於二年四月二
十四日合龍工竣乃欣然曰可以慰吾死友已計用木三千
六百有奇用石一千八百丈有奇磯高二丈九尺五寸共三
十層圍徑十丈有奇椿之外四面各寬八尺圍徑十三丈六
尺有奇橋寬一丈九尺長二十九丈橋之金門十七座壩費

則三千六百緡有奇磯石橋工則一萬九百緡有奇當兩壩之甫建也春潮怒生旦夕涌溢一綫單隄屢瀕於危二月十五日夜水與壩平尤爲險絕禱於觀音大士前叨佛力風止潮退壩獲無損乃於橋之左建觀音閣焉董事某某暨捐者姓氏出入欸目旣書一通俾勒於石而予重念夫畚揭之艱經費之繁雖屬眾擎易舉然非有顯庭參戎實事求是鉅細必親而所用者又皆鄉里正人好善君子烏能若是之完美堅固也哉用特表而出之以諭來者

今雨樓圖記

舊雨軒圖向爲養志園主人所藏予來揚州偕玉谿叔平聯句題之倏已八稔而少湘又以茲圖屬題噫今雨其果如舊雨耶今之樓其果能如舊之軒耶予久不至公路浦旣弗獲作舊雨軒中客亦未嘗爲今雨樓上賓予奚言會登蜀岡過養志園詢之主人主人曰舊雨軒嘉慶間爲陳曼生司馬故宅有春水舍團團香月亭之勝先大夫得之增葺十二琅玕館小謨觴館迨仲兄湘山又於隙地闢屋數楹疊石種花卽所謂舊雨軒也一時名流如牟一樵嚴問樵譚桐舫昆季皆軒中客昌遂與寶之讀書其側繪圖者爲錢唐錢叔美會仲

兄下世捻匪南竄燬於火昌遂以負官逋輸其地爲常平倉
寶之僑居揚州流水橋高密單伯平徵君爲署今兩樓額蓋
思舊雨而有是名初無樓也旣而寶之補官海州以浦上爲
舊遊地仍卜居焉光緒初元得汪氏觀復齋遺址構屋數十
楹屋後則畚土爲山編槿爲籬略仿舊雨軒之制卽以今雨
樓顏之而實則無樓也昌遂喜寶之克繼先業因以舊圖歸
之寶之倩山陽趙冠三畫今圖共弄一篋徧徵題詠趙君之
兄子喬亦舊雨軒中客也汪氏在乾嘉間爲清河巨族廣廈
千間已山員外好賓客座上常滿有質庫在所居之南曰字

號萱其息本乃太夫人釵釧之餘故曰萱字號太夫人誤呼之遂有是名道光中葉汪氏家中落字號萱已閉歇其簿籍猶有以萬金購之者聞其盛時鰲山燈爲天下冠浦上人沆今能道之當先大夫得曼生故宅汪氏方鼎盛及先仲兄築舊雨軒吾家與汪氏相埒今寶之復來卜居汪氏固已式微而舊雨軒更不堪過問矣予聞主人之言喟然曰盛衰之感彼此有同情焉冶谿故里先大父豫圃亭榭池沼幽曠絕俗嗣先大夫又得先伯曾祖碧岑公所居之半園地僅數弓而牡丹高與人齊姚黃魏紫斑斕奪目老桂扶疎香聞遠近春

秋佳日招友朋觴詠其中鄉之人爭羨之今則烽烟灰燼瓦礫荆榛予不得已棄舊圖新卜居肥上甫構忍齋於東郭內而西郊之蜀山草堂猶未成也以視少湘之舊雨今雨聯翩接踵規模式拓堂構無慙予何能及之哉抑予更爲少湘勸勉曰屏華尚樸安陋葆真不耽逸豫夫乃堅定今雨可樂舊雨尤不可忘也

吳門出難記

予與玉谿相聚於揚州八年之久知其大難不死行誼卓絕爲今之古人每向之詢當日亂離情狀輒欷歔爲道一二弗

能盡也日者手一冊見跡曰吳門出難記且告予曰子平日所問於予者具備於此惜乎拉雜不能成文子爲我刪而存之可乎因撮舉其大略曰咸豐十年庚申四月十二日學裘寓吳門友來巷聞粵寇逼近會城因遣從姪富文奴子平福偕兒子功成往尋張蘭坡借去避難之船予待船來再攜媿屬出城予偕三弟學斗訪周大令伯閑於元妙觀則已遁去就茶肆飲薄暮始歸三弟居臨頓路相距才數里是日日光異常映牆作血色夜思成兒不寐達旦甫欲出城而賊於四更破城而入巷內聲洶洶予亟命媿屬暫匿於所居之側輿

夫矮屋中予則攜青蚨三百懷乾棗暨一撮金課書一冊扶杖出門小童阿喜持雨繖隨其後行不數武一賊踵至年可二十許其色甚和問予奚往以何爲業予詭曰賣卜將出城謀生計賊舍之而去予行至西巷口遇一紅衣騎馬賊羣賊擁之而趨問予盤門在何處予指令向西北意將隨之出城馬速追弗能及過王府基見叢叟間男婦紛紛露處予曰此非樂土宜早出盤門眾諾而行予扶杖緩步聞一賊呼予曰止止回顧則見老少二賊手無寸鐵比肩而來亦詢予何業予對如前索予衷中物以錢予之不受示以課書領首縱予

去時阿喜已不知所往天將夕徬徨入人家後門院宇深邃
由庖而室而堂而廳張燈懸綵四無人聲予徘徊其中倦則
隱几而臥亡何信步至後堂登其樓則是新嫁娘所居者羅
帳錦綉宛然在目案有果餌因飽噉之惜乎無茗遂登牀擁
衾酣睡天甫明聞人聲起竄所攜物曳杖下樓至前廳遇木
工三人似舊相識駭予居此儻賊至索財將何以報幸速去
毋少留予詢若輩將何往曰屋主人命吾三人守屋吾三人
奚能爲亦將去矣予喜與三人結伴行行未里許遇眾返自
盤門齊門者曰門皆有賊守之不能出予折而回至于將坊

巷見一水船柴房有小樓登而少憩飢則啖棗欵見一人攜
幼子而上予招之同坐詢之曰我有一妻四子妻與三子皆
爲賊擄予攜幼者將往尋之分棗與幼者食又見一人登樓
耳語曰此爲吾業鬻柴水度日賊來擄吾妻吾夜宿林莽中
旦歸取食因出大甕所藏角黍分以餉予予嫌其冷且告以
食棗不飢問予居何處予告之詢其姓名曰吳桂山予見其
人樸誠因假屋以居俟得間出城偕往江北可乎桂山曰諾
讓榻於予已則臥樓板上是夜城中火喧譁不絕於耳聞對
河賊索金帛有投河死者凭窗目睹心爲惻然日間幸無賊

蹤迹至此予睡至四更遽然心動亟呼桂山起曰此樓不可
久居汝速送我歸寓桂山隨同下樓中途見尸骸橫地紆道
避之至友來巷叩門則老僕張元小童阿起應門而出適室
陳姬潛處鄰家與老嫗聞予歸請予至彼煮粥食予云昨夕
結女伴出城不果而返小婢如意已爲賊擄翌晨見賊往來
搜括千百爲羣幸不傷人云僞忠王有令不許持刀入人家
十五夜二更後予命老輿夫出所囤米三十餘石分送四鄰
貧戶戶三斗汝亦取三斗食完再取輿夫勸予留米勿以予
人予曰汝烏知之賊數日後必按戶索糧多藏無益也汝除

分送之米視倉內尙存幾何曰八石有奇汝取幾何曰五石
曰事敗矣汝一間屋而有米五石賊斷不汝留也其分匿他
處與夫唯唯而退未十日賊果來索糧與夫米盡爲攫去獨
予所固之米獨存故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出城時訖未絕糧
也半月後輿夫與其二子皆被擄其妻與幼子幼女尙居屋
中一日白善橋大士閣火賊拋大士象於廁中有人俟賊去
出象於廁淨滌之奉安閣上香火如故未幾三弟來拉予出
遊過富人之居入其門闔其無人登其堂燈巨於缸至其室
光明輝爛登其樓則八寶爲牀四面皆嵌頗黎繪秘戲圖曲

房複室使人心醉坡公詞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
燕予乃親歷其境耶三弟婦程辛田先生之女生一子甫七
齡賊入城弟婦死之三弟攜予入賊館遇賊之僞文職官詢
弟家世賊頗知先子文名待弟頗善日令刈馬芻夜則擊柝
一更後聽弟眠父子同居勿禁故至三年克復得保舊居父
子皆免於難此其中殆有天焉忽忽秋孟予方安處於天空
海濶之居二賊突至延予入館與金陵某先生彈琴詠詩爲
文字交屬勿見卻予以昏花老眼病廢之人館中安所位置
其善爲我辭焉二賊遂去越兩日又有四賊至予瞥見之卽

從巷中逸出登對門小樓潛身於屋檐下賊搜得之訝爲妖
一賊曰殺之可乎一賊曰不可一賊曰拋之下樓可乎予大
呼曰偷生數月不如墜樓而死之爲快也語未畢賊推予下
墮瓦片紛紛如雨恍惚間若有人掖予坐於井闌之側毫無
所苦色不變心不動二賊下樓見予狀曰此真妖矣不殺不
可一賊覓石撞予腦骨骨無損忽見一賊僧至怒批二賊之
頰曰安民已久何得溷入人家以石撞老人頭白諸侯王汝
輩當死二賊駭而竄予徐徐散步以歸大難不死至今思之
猶凜凜也八月予方撫琴有金陵爲賊者六人闖然而入二

賊守門四賊呼七十七歲之陳嫗導往內室予曰老嫗耳聾汝有事儘可問予賊遂呼予進予懵懂不知畏懼旣入內賊索予金曰予本無金卽使有之陷城半載已爲他人索去爾來晚矣賊怒先鞭陳嫗背嫗啼予叱之曰忠王安民已久汝安得如此不遵法度賊益怒以長繩繫予左拇指擲其半於屋梁之上一賊抱持予一賊牽繩下繩予身重與賊相抗賊無力不能舉予起方危急之際忽聞堂前呵殿聲四賊皆遁予自解縛同陳嫗出不見一人詢之鄰翁乃知比鄰毛氏嫗來予家求火守門賊拉之入嫗叫號直巡街羣賊過此聞聲

而入械賊釋媼五賊踉蹌而逃予又得免此厄終日以琴書自怡不復問門外事偶出遊遇短髮頭陀熟視予遽問曰先生姓齊否予曰然師何以知曰某乃寧國祠山廟主持僧先生於某年薄暮過山寺宿蒙貺番銀四餅先生乃忘之耶予延之至家詢其何以來此僧欲獻泣下曰廟中十三眾皆遇害僅留某不殺脅從至此欲歸無路願先生指迷予教以出胥門過東洞庭抵湖州登岸便入寧國界待時而動萬勿造次僧拜謝而去楊敬之者白下手民其父爲小吏死於賊敬之得雲騎尉世職曾爲予刊書三稔甫歸家卽陷於賊偶至

吳門訪予持巨室所藏法帖名畫古彝衣裘見贈予歎曰家藏金石丹青縹緗鐵罽身陷危城皆非我有尙敢妄取他人之物乎速將去敬之笑曰我子然一身留此何用因先生嗜古聊爾借花獻佛耳言罷徑去無錫東庭鎮張某爲村中訓蒙師多男無以爲生遺其十二齡幼子名壽康者服役予家予令之磨墨伸紙甚勤予甚憐之旣長予薦之友人爲宰官者得多金辭其主返東庭市布賊擄之至此詣予拜而啼予慰之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得間而逸庶可自保麾之速去恐爲賊所側目也一日來一世家子方面大耳年二十餘從者

十數人屏退左右密告予曰夙仰先生名來此訪求半月今得一面幸矣詰其姓氏里居笑而不答第云吾家四十餘口盡死於賊一身甘受僞職統領萬人所以忍辱不死者將圖復讐耳先生曷爲不早避地而陷於此乎曰予故有舟爲友人所假不歸故罹此厄某曰無憂先生何往小子當遣將護送先生出大江南北皆無阻滯予以死守先人手澤不忍輕去答之見予筆筒中有退羊毫愛之予贈以二管襲之而別後遂杳然此九月間事也一日三弟過予偕往干將坊茶肆見春桃當爐瀹茗春桃者故人黃穀原之婢也貌醜而心慧

匿穀原之姬人俞氏於密室不使賊見已則設茶肆以養其
主母真義婢也三弟曰弟幼時好射龜爲箭的龜死無數賊
未至之先弟以黃白珍寶諸物窖於陸氏廢園牆腳亂石之
下一日龜出望天有二賊童見龜捉之龜入亂石爬石覓龜
不見龜而窖物遂爲賊攫去豈非射龜之顯報哉又曰弟偶
至古寺見羣賊開棺出尸植立於牆若鬼陣然有一少女之
尸貌如生羣賊方戲弄之弟不忍視遽出寺門兄弟二人行
至瘟將軍廟見所謂瘟將軍者土偶無頭體再視之則赫然
紫面挂於旂竿之上蓋賊所梟也入東禪寺見諸佛象破腹

斷臂斬首斫足者縱橫滿地象教之衰一至於此佛猶如此人何以堪又謂元妙觀三層寶閣閣板無存玲瓏如鳥籠然柱礎爲賊所碎空洞見底而眾柱懸空不仆亦一奇也回過干將坊巷四月避賊之柴房小樓一片焦土吳桂山不知何往矣十月初旬有新賊至友來巷占民居彼云打館予移寓大石頭巷與僞官蘇福省知府姚某之屋比鄰姚本縣令降賊所居後圍牆甚短與予屋毘連微聞其姦屬將易服僞爲難民出城姚亦思逃之遠方云有悍賊將至不可以居適予舊鄰人蔡允三曩在吉勇烈公標下充馬兵現爲賊之護將

力勸予出城免爲賊所害心然其言猶不肯拋棄先人手澤
且盼大軍指日克復金閫庶平書畫碑帖一板一石皆可無
恙延至十一月冬至後我軍不至不得已決計出城允三先
賄門者以什物兩袋予番銀三餅難民一口予制錢七百予
則攜杖挈物陳姬朱三太陳姬各有所持三太者俗稱也夫
爲府吏蚤寡避難同居故偕之出蔡允三趙長子則各肩一
袋隨其後行至半途見一真人立館前真人者賊目之婦也
見陳姬與三太欲留爲繡娘遣賊奴阻予行允三叱之曰此
老兄弟之戚也無須留蓋賊之相稱無貴賤長幼皆曰兄弟

云至間門則門隘僅容一騎遇賊兵入城據鞍顧盼予六人者皆從馬腹旁側身而過既出城則見徧野皆賊之潰卒行抵湖田允三打館處窗牖晶瑩茵褥華美予至此心神交泰飽飯出遊回思六月陳姬病劇日惟飲茶竟得不死青蚨三百用罄忽得林乳娘寄存番銀十餅陳姬朱三太以之製餅餌售於人獲息以資日用予曾見賊目娶婦亦行親迎禮新郎以黃巾裹頭衣藍繡袍黃馬褂旂幟紛紛如迎神賽會者從者皆紅巾乘馬數十百人又見饋物者羊豕雞鳧桃梅菱芡之屬皆陳於桌桌凡十其他見聞怪異之事難以枚舉予

往湖田一月吳人趙長子覓得常州大蒲鞋頭船予偕陳姬
朱三太陳姬唐文學文學者琴友包巢仙之弟子也包爲道
士予與文學素相識向在湖田奉母而居其母命之送予過
江故同舟允三之室人亦隨行允三所託也趙長子夫婦二
人婦任氏居陽湖東州村故同舟到東州村度臘先抵鼈背
村登岸宿任氏支祠翌日至東州村寓任金寶家賃其叔屋
兩楹金寶之伯父孝廉某杜門不出陳姬於是市牲醴以祀
先人共慶一門得出坎窞也倏過歲除爲辛酉元日鄰家排
日招飲人日予作兩函託文學持書渡江一致通州石港于

晤漢卿詢兒子功成消息一致伍佑場王壻仁庵俾兩壻知
 予無恙仍在人間資斧告罄厪存青蚨一貫俾文學爲旅費
 文學欣然而往真義士也予攜金寶買小舟賃居停米三斗
 往宜興訪諸弟妹消息半途聞賊兵過舟子不敢行予笑曰
 賊中怕賊一步不敢行矣速去有我在庸何傷舟子從之至
 和橋鎮見予家醬園鹽肆之屋十焚其七遇張木工問諸友
 朋皆流離四散到徐媼家見其女白大已長成未爲賊擄見
 族叔達夫臥牀病革不能語問弟妹消息徐媼云去夏曾見
 之今皆逃亡莫知其鄉問城可入否曰不能予悵悵回東州

村唐文學平福從石港回得漢卿書知成兒在彼讀書妥善
趣予渡江寄予資斧予得酬文學之勞又浼文學送陳姬返
無錫允三之室人則寄居於金寶之母家致書允三屬其自
爲料理蓋以少婦同行恐有不測難以對我故人予則偕陳
姬朱三太任金寶平福過江文學送至江干而返抵石港泊
北莊漢卿迓予笑曰外舅辛苦賊中來予笑曰三生石上再
來僧成兒見予雀躍而前予女見予形容憔悴潸然下涕漢
卿衣我衣食我食喜可知矣俄頃張蘭坡來見予忸怩以假
船不歸陷我賊中殊有慙色予則萬事歸之天命概不尤人

遂了却一重公案成兒欲讀文選左傳苦無其書予鄉人施魯堂於石港設米肆招予飲並以二書贈成兒高誼至今不忘任金寶者幼貧爲人牧牛耕田捉魚習成衣匠苦其師之荼毒也逃至少林寺寺僧留之教以拳勇技擊奉僧爲師師涅槃金寶歸耕遇予乞提攜願爲兵殺賊以報國家予壯其言奇其技遂作書薦之上海大營果立戰功官守備賊平退而歸農間爲拳師教弟子采藥醫傷者一村賴之朱三太年四十餘無夫無子無以爲家予爲嫁之迨吳門克復予往溧陽戴埠山修治先塋重至吳門遇允三則神氣健王皆大歡

喜其室尙在予亦見之越一日北寺前見文學市木器爲業
奉母與姊同居留予住一夕明日途中收養避難幼童甫七
齡無錫人載之歸泰州漢卿寓名曰添壽至十三歲予至上
海也是園爲應敏齋校刊陳龍川集蔣劍人文集逾年添壽
爲人誘去七年後方石來過揚州訪予云添壽已爲伶工演
劇於丹桂園足以自給屬石來勿向予言石來本名嘉進其
父在松江偕人以質庫爲業父沒遭亂其繼母爲鎮江薙髮
匠楊某以計姦之遂以嘉進爲己子占其居市骨董焉適予
至肆向嘉進購海浮石予直載石登舟而楊歸責嘉進賤賣

石撻之見血趣之詣茶肆覓予再索錢予見其血污衣啼不止心疑之問其里居姓名具以實對云我尙有姊孀居在城我年九歲終日受楊敲扑我母亦遭凌虐我訴於姊姊曰汝姊夫死誰助汝者矧楊與吏役爲友朋冤烏得白俟弟年長再圖報復可耳三浮石皆我父物欲易之市履而楊攫錢去鞭我再來索直否則將置我於死地時楊在樓下嘉進在樓上訴於予座客間之素稔楊不法事皆爲不平而華亭張古愚明府諸幕賓偕予茶話見之咸憤然予攜嘉進入華亭署訴於古愚遣役捕楊楊遁嘉進交里正收養予不能待別占

愚而就敏齋之聘兩月後古愚命役挈嘉進持書至云案已結二年後屋歸嘉進嘉進不欲居松江恐爲楊害故來依予予命成兒教之作字名曰石來不忘海浮也越一年書賈華秋江售書於予見石來愛之乞爲弟子予因以石來歸之予出難時聞人言城中收尸局計收八萬九千五百有奇城外數相等則皆饑病而死非死於兵吁可謂浩劫也已洎同治十一年林乳娘至滬上其子以鎔銀爲業至予寓陳姬欸之數日還其銀十三年鰲孫生卽招林撫之夢園主人叩予吳門出難事言之不詳以筆代之如此予惟玉谿遇難從容暇

豫神識堅定以下結賊是其智以米濟貧是其仁墮樓不死
撞石不死繩絕又不死可以去已而顧戀戀於先人手澤守
之不去是其孝更有大過乎人者玉谿之由危而安由險而夷
冥冥中天相之而神佑之故骨肉完全白頭健在鋒鏑無損
鉛槧重親日坐隨安室中校刊其先世遺集自號老顛吾以
爲玉谿固不顛不老也予爲記之予之文亦藉玉谿以不朽
云

二知軒文存卷二十三

定遠方潛頤子箴

沈石田水村圖記

古人云卧遊予則坐遊曷遊乎遊水村則見坡陀之下泊一舟老者趺坐左手垂竿而釣對岸枯樹槎枒下有霜楓掩映空中飛雁成陣境地固已幽絕過此則山石纍纍墳起漸多紅樹迤邐爲平岡上有茆亭岡之下叢篁斜舞作風勢二人立道上一人倚杖拱手一人回顧而語遠峯橫亘天際其五湖之濱耶岡巒之坳隱然見牖林木蓊鬱中聚村落歛有長

松擎雲天矯丹碧相間偃仰山麓而遠帆三五烟水溟濛令人可望而不可卽復有兩松卧地交柯蟠屈若龍若虬兩松蔽空下蔭軒檻一人危坐觀書不知門外之有波濤洶湧也俄焉層巒疊嶂樓閣中嵌約行數武得水榭焉曲折深窅一人凭闌看水繼而高峯插天其下多竹巖腹一村霞纈綴檐再上則階級高竄棟宇崇閎可以懸揣得之至是又見湖水千章之木羅列山椒半山之中介然成路一人戴笠策蹇揚鞭而行一童負杖尾其後揚鞭者掉頭若有所窺蓋其後一人戴笠控驢追之不及云湖畔又有一人坐船頭垂釣山盡

處垂柳陰中復有小舟笠而漁者亦持竿而非張網也有村
焉柴門中開屋數楹中央覆瓦旁舍編茅一翁曳杖將入其
下則更有謬廊宛轉達於湖濱巍然草閣一人坐其中閣之
外尙有數椽僅露屋脊至是乃得湖之正面風帆在望浩渺
無際恨不掉舟從之注目凝思情移神往宛然身到水村而
忘其爲畫圖一幅也呼童以尺度之圖長三丈五尺再觀石
田匏庵兩跋乃知二老放舟五湖浹旬之久快領水村樂趣
爰有此作其景真其境真夫豈憑空結撰迷離惓惓也哉二
老當日游之繪之流傳至今數百年不意續遊水村者之又

二知事之石
有夢園也夢園走筆記之以告繼夢園而遊者

青龍泉禱雨續記

光緒丙子閏五月二十四日揚州苦旱先是太守英傑與江都令譚祖慶署甘泉令李德溥設壇於贊化宮城隍廟禱雨令僧道虔諷木郎咒旣三日雨未降潛頤乃率守令致祭青龍之泉取水供壇三日陰雲密布卽降微雨復遣甘泉李令往禱於甘泉山靈雨臺故址潛頤率守令又步禱三日至二十九日雨六月初二初三日皆雨初四日夜大雨達旦滂沱霑足轉歉爲豐當祭泉取水時予與式梁太守約得雨築亭

太守慨然任其事今仰荷神庥旬日之間醴膏曾被渥澤覃敷龍之爲靈昭昭若此夫豈獨伽藍尊者見重於浮屠氏耶官斯土者固宜築亭設幕歲時享祀以昭誠敬並禁民間毋得出汲俾神安其宅而民受其福廼爲之銘曰

有泉近郭有臺在山蘇枯潤槁奚旱之患蜀井儻通尺木斯妥飛騰九霄雨我粒我玉虎表異銀牀降靈布澤行惠走雲驅霆

待月謠小記

謬附於軒之東不能自立門戶夢園主人以其曲而幽也春

夏之交治官書於斯文於斯詩於斯奕亦於斯或炎暑多蟲
凍雨打窗則移視小吟窩以避之如是者三稔已顧朝曦射
檐則病明積陰如晦則患溼謬西因畏夕照安壁謬東則架
涼棚棚下障之以籬籬外竹樹陰翳老人日昏每作蠅頭書
太多輒苦之然而無地可遷也日者井南精舍落成擇窳室
居之明窗大几豁然開朗又有題襟館後碧琅玕清風徐引
橫榻攤書黑甜有味主人遂別謬而去客難主人曰井南固
佳軒東亦頗不俗往見烏衣國中子弟既營新壘便棄舊巢
其性無常昧乎止足之義有冥鴻過而見之曰嘻處堂者惡

勞喜逸奚如我之翔於寥廓無入而不自得也主人胡亦若此耶主人曰吾於詠藏書於窺讀書非輕謬而重窺也非得窺而棄謬也前之謬吾所度今之窺吾所營而固皆不爲吾所有也安知後之人之不樂處夫窺而並樂處夫謬也客曰然則曷不以文張之主人曰善於是乎書

記青苗會

一昨雨中作書致養志園主人日晡時卽得復函云雨隨書至不禁爲之狂喜且云甘泉西鄉春秋社會有二一曰牛關一曰青苗所祀之神則不可考牛關在秋成後青苗例於秋

苗插齊除草後醵錢爲之今年則自閏月以後無雨草不能
除鄉人因禱雨隨時舉行男巫十數人擊鼓歌倡婆娑樂神
其辭雖俚而音節甚古九歌云傳芭兮會舞揚枹兮擊鼓殆
其遺意耶噫鄉人之勤於農若此彼蒼宜有以慰之予作書
後城中又雨二次皆爲風所劫入夜明星爛然天無纖雲涼
颼拂衣大有秋意予以爲必無望已將就枕則聞階下有聲
半响卽止與日間無異憂心如焚莫可告語不覺漸入睡鄉
黎明又聞簷滴亟披衣起呼老嫗詢之則云四更大雨不止
今始衰旋至井南寢室奴子日夜來北風送雨至翻盆倒注

田家可以霑足矣官之禱不如民之祈釋道之虛誕不如巫
之有恆在上者亦烏乎不用民哉區區迎神賽會竭萬眾之
愚忱以上感天心甘霖立沛官何力之有焉予曰此甘泉善
俗也爰書之以儆惰農

轉徙餘生記

天下至危至險之境可驚可愕之事莫如兵戈盜賊奔走亂
離以弱書生廁身戎馬之地虎豹之叢行權用智觀變察微
談笑從容不動聲色顛連困苦一若無事者然卒之出死入生
化凶爲吉老親健在故里重歸名登朝籍心薄簪組作題襟

之上客稱抱璞之通儒吾叔平由因而亨由塞而通十年之中天佑善人厯厯不爽讀所撰轉徙餘生事畧乃深歎所遭之不偶而學問行誼卓然可傳於世也叔平曰先生旣爲老顛作吳門出難記奉恩荷先生知遇良厚亦願附先生以不朽予因就叔平所自述者舉其大凡而爲之記曰咸豐癸丑粵寇由鄂下竄正月十七日皖省失守巡撫蔣公文慶死之先是壬子秋杪兩江總督某公駐師於九江防賊東下忽於臘月下旬撤防遁歸抵皖謂蔣公曰楚南謀報賊已垂滅某旋金陵辦理善後皖省爲上游咽喉君好爲之可也某公言

畢卽匆匆登舟去時家君佐蔣公幕言於公曰某公目動言肆神色張皇未足深信據道路傳聞賊勢蔓延將及鄂公宜統師扼之於小孤必待賊臨城下恐難爲計矣蔣公深然之顧爲羣議所惑猶豫不決遂及於難家君以言不見用知不可爲於祀竈日挈姪屬歸隱敦園園在吾邑南鄉距樅陽十五里先曾大夫讀書之所家君修葺之予小子復爲建廳事拓池館栽花種竹境地幽絕家君以先三伯父無嗣命予小子承祧元配王氏沒續娶方氏景孟字曜卿側室朱氏景桓字稚君曜卿居城中稚君侍家君自皖歸園予在邑中度歲

新正歸園省視曜卿曰賊事甚急設有不虞可速遣人來旣歸園警報日至因於十四日命輿夫暨僕從共四十餘人至邑天大雪平地深三尺許延至二十日杳然心輒慮之二十一日漏二下忽聞剝啄聲稚君笑謂予曰夫人歸矣予曰否否叩門僅一人恐非佳兆啟戶果見一輿夫踉蹌謂予曰殆矣予問夫人何在曰十六日甫抵邑趣夫人出城十九日就道雪深沒脛日才行二十里今日薄暮始至義津橋投逆旅皆不納借住張爲霖家張遣某寄語云今夕尙無事天明卽不可問予曰奈何曰彼處諸亡命鳩眾萬餘將以詰旦起事

夫人烏得歸吾家距邑城百二十里義津橋界乎其中爲大村落爲霖者少習拳勇任俠可敵萬人老爲善士年逾七十猶徒手能入白刃鄉人皆敬而畏之固與予善斯時村中聞輿夫歸皆來問視聞輿夫言同謂予曰事急矣吾儕平日荷升斗惠無可報公如有命不辭也蓋遇凶歲予必質衣物市穀按戶賙之故眾云然予謝曰諸君高義可感然彼眾難與力敵惟煩某某等三人偕予一行也可輿夫感額曰夫人已難護衛公去不更受其困耶予曰非爾所知省垣新陷道路行人晝夜不絕酒壚茶肆夜戶弗閉三人者工口辯予令飽

餐各予錢二百分三起行教以有酒壚茶肆便坐飲就問賊消息者佯謂之曰今日薄暮樅陽有向軍門告示云賊係軍門擊竄者現統大兵尾追卽至爾百姓各安堵無恐如敢從賊大兵一到拏戮不貸三人旣去予乘肩輿後行塗中人絡繹爭問消息予以教三人者語之僉曰頃有人所言與先生同當不誣比至義津東方將白羣不逞持械執挺蠶屯蟻聚張叟遲予見予至欣然曰先生來甚善可與夫人同歸矣予正色大呼曰叟以鄙人爲內子來耶鄙人奉老父命恐頑民藐法妄爲向軍門大兵到玉石俱焚特來勸諭以敦鄉誼因

舉教鄉人言告之叟拊掌稱快請予至東嶽廟公局廟故有
劇臺乃於臺上設皋比延予入座予復巾前說侃侃而談且
指陳利害鋪張其詞當是時觀者如堵皆俯首下氣紛紛若
鳥獸散張叟大悅予與曜卿偕歸此行也不惟曜卿生還卽
質庫富家皆賴予一言得以無恐三日後各鄉舉辦團練幸
而未及於亂鄉之人至今猶道之是年十月慟遭本生先妣
史太恭人大故越明年甲寅冬免喪會江蘇方伯倪公良燿
代辦巡撫以軍事孔棘寓書相招予固在幕府以鄉試暫歸
寇至不能再往賊旣陷皖順流而下竊踞金陵孤守一隅並

無餘股可謂窮寇其時倘大集援兵環而攻之不難湔滅否則上游東西梁山諸險隘屯重兵遏其歸路亦爲善策乃當道計不及此長江兩岸漫不設防賊復分股回竄以皖爲巢從此上下往來勢成犄角而東南遂不可問矣予奉倪公書請命於家君諭之曰倪公平日待汝厚時方多事磨盾草檄亦堪報國汝過往我老尙健汝諸兄弟在左右汝行矣勿繫念妻孥以我藉口也承命似裝稚君脫纏臂金納予袖予卻之其實囊中只朱提五兩易錢十千命二僕從由樅陽登舟至三山舍舟而陸厪餘錢三千有奇乘小車越三日始抵

高淳宿田家明發入城投逆旅僕告囊空命往尋質庫僕曰縣甫收復安有質庫正躊躇間歛見一美少年從外來裘馬翩翩容止甚都手籠銅火鑪指點僕從料簡行李是昨夕在此宿者忽問予邦族予告之遽問曰貴族叔平先生相識否予笑曰卽某也其人伏地拜曰先生父執意外邂逅幸甚予叩其姓名曰起恆汪氏籍旌德舅氏朱美堂與先生交非父執而何予始恍然詰其何往曰某有質庫在溧陽歲暮往會計昨宿此頃已覓舟渡湖高淳至東壩有湖寬三十里非舟不行因請予同舟予笑謂之曰頃命僕易錢未得不能從予

行汪卽命僕以錢二緡付予僕旣登舟暮達東壩宿魏氏旅館曩恆主其家與汪夜話汪曰曩聞先生在秦淮與舅氏三修花史幸先生畧道之予於癸卯甲辰丙午秋試三修花史實與南陵牧友山及朱美堂偕秉筆品定甲乙選舞徵歌豪情韻事到此不堪回首因爲略言其概汪不禁神往招歌者侑觴予止之不可詰朝登舟才二百餘里五日始抵溧陽汪邀住質庫予欲赴吳門而不名一錢忽聞吾師張子畏觀察在此筦釐局亟往謁相見悲喜交集命移居局中堅留度歲爲代作書記嗣聞人言倪公病革尼予不必至蘇予以倪公

爲生平知己不忍負之獻歲二日卽辭師南下師知予不可
留贐番銀六十餅分其半歸汪汪力卻之乙卯正月初旬至
吳門倪公已於客臘薨予哭諸寢門長君小舫別駕延予爲
公撰行狀十日脫稿漚上小刀會甫平故人田岫生太守統
靖字營勇以函相招比至漚上適總戎和順公奉調高淳防
堵田太守副之同聘予司文案和爲將軍和春公族弟滿洲
茂才好爲詩太守亦耽翰墨旣至高淳朝夕聚處甚相得嘗
同出巡哨總戎策馬在前太守次之予不善騎尾其後陟一
危岸下臨深溪總戎控轡以登太守繼進久之乃上積雨初

露沙上鬆浮兩馬蹴踏已有圻裂痕及予馬後上岸暴崩予
在鞍上兩腋似有人扶從馬首躍踣於地回視馬顛墜於谿
筋斷骨折予竟得免予與太守同居城內孔氏宅各迎嫗屬
家君遣人送稚君來會鄭萼樓觀察奉檄剿賊蕪湖商於總
戎欲邀予往予再三卻之觀察乃延毘陵孔明經偕其介弟
先行以親軍百餘人衛之舟次三不管爲高淳當塗蕪湖三
邑交界之區民風强悍孔明經命走卒市肉不得見農家有
雞以錢市之不可走卒遽以刀斫雞首農家鳴金立集數十
人圍至舟次聲言大兵討賊不應強買民物明經與之抵牾

眾益怒遂將同舟百餘人裸而縛之坎穴生蘊火其舟廩一
二善泅者鼻水逸出報觀察以會剿期迫不暇按治計俟賊
滅後再圖之觀察尋沒其事遂寢予不偕往未與斯難直向
忠武督師圍金陵致書總戎商攻守之策總戎浼予屬稿大
略謂剿滅巨寇譬伐惡木必先翦除旁枝但存孤幹一鋸便
斷如不先去旁枝縱鋸倒中幹旁枝橫壓猶能傷人若果盡
去旁枝止存一幹多集重兵會攻猶之鼠在穴中羣獠環伺
其尙能生乎愚以爲先將安慶廬州蕪湖等分踞之黨剿滅
再攻金陵則摧枯拉朽矣書上忠武頗然其言總戎問防堵

何先予曰安民爲先問民何以安予謂申明號令約束士卒與民平買平賣如有擅取民間寸草尺木者殺無赦復榜示通衢如有無知兵勇妄肆淫虜準赴訴立懲之總戎如言部署有卒乞農束芻飼馬總戎命棄市農爲乞免仍鞭三百插耳箭行市以儆眾民大悅總戎爲人溫文爾雅有輕裘緩帶之風惜乎膽識未充鄰於異懦丙辰三月諜報賊至南塘時漏初下總戎召予議欲拔營予亟止之曰此訛言也頃吾桐有估客爲寄家書予詢一路情形謂賊蹤尙遠公慎勿妄動少選高淳令楊八愚明府亦至所言與予同總戎首肯予與

明府去後或謂總戎曰許楊言不可信渠等各有婬屬倚公爲護身符賊頭隊實至南塘後有眾數萬詰朝必到公才五千人能與抗耶不如退駐東壩和從之太守亦遁高淳有蒲塘南塘二河蒲塘距城八十里南塘距城二十里賊道過蒲塘譟謖報爲南塘致有此變昧爽楊使人告予拔營事予猶未信探之果然急至縣署楊謂防兵已去只此空城賊必來無疑我有官守無可如何君宜擇地而避邑有錢肆石某甚誠樸往商之石謂將避居石曰湖西可偕往未幾吾桐市鹽者先後畢至僉謂平日蒙庇蔭今適有急可將婬屬寄居舟

中必無害蓋自江路梗阻豫章吾皖皆由東壩販浙淮之鹽
吾桐來市者不下千人舟至高淳兵弁以盤詰奸宄爲名見
有賊所給門牌並關票立指爲賊必賄以重資乃已否則縛
獻營中卽置之法予至高淳知其弊白諸總戎言市鹽者願
抽釐助餉總戎謀之高淳令具牘請於大府抽鹽釐以輸兵
餉不支官欸大府許之從此鹽船往來無阻然每見僞牌僞
票與不雍髮者猶藉端詐索縛至營予謂總戎旣已抽釐輸
餉若曹往來賊中非牌票並稍蓄髮不行公須憐而恕之總
戎首

兵弁人等殊不憚他日有在舟中搜出人膽者謂

人膽非牌票可比顯是賊目總戎又以問予予曰承平時人
膽難得當亂離殺人如草人膽並不難得故有目疾者嘗以
治目何得便指爲賊總戎笑曰君言固然然未免太執我聞
軍營有將星高照卽誤殺數人亦無冥報予正色曰公素仁
愛胡出此言當此浩劫百姓受賊荼毒不知凡幾儻爲大帥
者漫不矜卹黎民尙有子遺乎總戎笑謝曰君言是也自後
兵弁乃不敢與市鹽者爲難市鹽者莫不德予見予有急同
來問訊請予登舟予謂已與石某約避湖西湖在城西寬三
十餘里日晡登舟漏初下達岸翌晨石爲僦屋以居彼處人

心曠而且黠予居此三日與市僧伍姑安之越日聞傳賊知兵遁竄踞邑城不日卽下鄉安民並出示搜妖藏匿者坐獻出者賞日夕石某奔入耳語曰眾密議賊至鄉卽縛君夫婦進貢盍早爲計予皇然曰不知所從君其救我石復耳語曰早慮及此預買一舟二更後偕往直街可也問直街何在曰在湖東北向以距城十餘里嫌太近今姑到彼再作計登舟幸無知者黎明抵岸村人以予夜遁徧搜被難之船不得恨恨而反吁亦危矣哉旣至湖東石又爲賃任氏屋主人夫婦皆六十四子務農甚謹愿有夏秀才者衣冠過訪言向聞予

在營爲總戎所立條規大得民心設有不測必爲護持未匝月楊明府逮予謂賊退招往籌議予亟入城互相慰藉明府謂賊雖退如空城何當請於大府調兵來防乃接稚君入城免牽顧未兼旬警報又至不炊許時隱隱有礮聲相距不過十里予倉卒別明府攜稚君登舟仍抵直街明府之閹人帶一莽男子一婦人跽予船頭求救言男子楚產姓張是其瓜葛求攜至直街屬任翁爲僦鄰舍一椽居之偶詢男子何生計謂曾充勇目今欲改而行賈予爲首肯惟觀其氣象猛鷲似非良善計善過之當可以德化每過其不給恆資以薪水

一日黎明張突袖刀潛至予室適爲鄰舍某甲窺見心甚疑之躡迹後隨張則以刀撥予寢門甲大驚狂呼村人咸集同呼予起將張縛至公局問之始不肯言眾怒痛鞭之乃言因困乏不能自存計殺許某夫婦刼其物彼異鄉人無報仇者眾怒叱曰汝非許翁誰肯相容且待汝不薄不恩之而反仇之尙有天良耶張謂亦知事不當爲竇以計無所出不得不爾眾請於予曰此人天良喪盡留之爲一方害先生何以處之予謝曰某貿貿然挈彼而來幾罹不測應如何處分悉聽諸公主之僉謂如此無良不如殺之中有黠者曰不可此地

僞官早已出示安民如聞我村擅殺人未免生疑不如將張送之僞官聽其究治僉曰善村距僞官之局四十里詰旦僞鄉官軍師旅帥人等縛張送僞官并邀予同往稚君恐予受累再三哀求於眾免予行眾不許予慰稚君曰汝無多言死生有命天若鑒予衷必蒙神佑汝姑聽之蓋村眾袒予者固多而利予之死以分財物者亦未免有人予明知其意而無言可辭時六月中旬火雲熾空赤日爍地徒步同行三十里至大士庵爲鄉官聚議公所距僞官之局十里眾將張繫諸檐柱庵有鄉官數人出問眾告之一人曰許翁殆矣張非善

類卽不應挈之同來僞官二人一秦一謝性剛暴凡赴訴者
兩造並杖股肉皆脫予聞悚栗忽聞鈴聲報協理至協理者
賊中司案牘者也鄉官往迎則兩人並騎而來至庵下馬見
張問故鄉官等備告所以兩人怒曰天下安有此無良之人
立命設公座牽張跪案前張強辯並言許某固是妖頭賊呼
官曰妖云兩人叱曰某縱是妖頭汝亦不應擅殺此處久經
安民焉能容此匪類杖三百血濺肉飛杖訖梟示命將張妻
另爲擇配始終未與予交一言真爲幸事自是不無戒心翌
晨招市鹽諸人與議僉謂陸居不如水居同邑船甚多先生

擇之予乃將稚君寄居汪某船汪爲人誠謹待予禮甚周而和總戎退駐溧陽專使賁書趣予往予不欲去稚君曰總戎向刮目相待今事急相招不可不往鄉人亦從與之要以速去速歸予重違眾意明發戒塗聞楊明府避居定埠村毗家迂道造訪楊聞予至大喜夜分與談總戎拔營事怒不可遏予曰既往不咎今宜速請兵克復城池楊曰何處請兵予曰鄧軍門紹良守甯國與君同里往作包胥哭必有濟楊如夢初覺戒勿泄予至溧陽總戎色頗慙怩逾時田太守亦至備問高淳情形予謂確探賊不過二三千人速回攻城可立下

二知軒文存

卷二十三

夫

總戎以問太守曰容偵探確實以定行止予於七月中旬至溧陽八月初旬欲旋高淳總戎堅留過中秋以無故拔營懼獲譴屬爲具牘陳和將軍求爲之地會忠武薨以將軍代之總戎幸無事初忠武督大兵駐孝陵衛圍攻金陵賊勢窮蹙城已將拔天大旱赤地千里賊絕我汲道營旁井水盡枯只一井每旦可汲水斗許餘皆涸坼軍士不能舉火嚼生米充飢渴則飲馬溺賊在城頭故擔水以示我軍大呼曰好水好水且招之以手曰兄弟輩速來暢飲何必忍渴受餓我軍見而垂涎眾心搖動總統張忠武公深以爲憂急請於向公曰

事急矣如此奇旱誠恐生變不如迅退丹陽再圖後舉向公
病已綿惓歎曰圍賊數年城已將拔一旦退去前功盡棄殊
爲可惜某身受重恩頻年老師糜餉愧無寸效復何顏忍息
偷生今天降蘊隆是速吾死也行矣汝好爲之勿以我爲念
張公踞泣曰國梁感公知遇得有今日公如不欲生願先死
之遽拔劍自剄向公急攬其袂止之曰勿爾勿爾容再與議
張公知向公已回心急傳令拔隊啟行軍士聞之歡喜就道
向公以病革不能乘輿張公令壯者背負親爲扶持行里許
在民間市竹榻俾向公安臥舁以行張公殿其後賊乃不敢

窮追既至丹陽向公病加劇尋薨乃以和春公代之而張公
仍爲總統後張公以掣肘兵潰殉節丹陽東南半壁皆遭淪
陷誰壞長城失所保障能無浩歎耶時稚君寄居舟中泊唐
溝距高淳二十里一日與鄰舟婦閒話適爲兩賊所窺遽登
舟命汪某解維謂奉僞天王詔赴金陵汪曰舟載有姊妹例
不當差請另覓他舟兩賊齊叱曰奉有急詔雖載姊妹安能
免一賊逕至梢後一賊登岸解纜以行稚君乘其不備攜小
婢秋桂躡足潛赴鄰船而兩賊弗覺也前後纜解一賊把舵
一賊刺篙放舟徑去稚君瞋賊去遠急招吾鄉鹽客謂曰我

夫子去時以妾託諸君今賊放舟而去藉口當差意實爲妾
索妾不得必回索諸君幸速爲計眾等急召石某與議命與
送稚君往鄉村暫避兩賊行十餘里泊舟入內覓稚君不得
叱問汪某曰頃舟中妖婆與一妖崽何往汪言身坐船頭實
不知或者畏往金陵赴水死兩賊放舟回徧搜鄰舟聲言敢
匿者殺無赦鹽客中有膽大者與辯曰舟中姊妹並非妖婆
其夫往東壩市鹽不日卽至不見其妻必赴局控訴此地早
經安民無故殃害姊妹恐亦無所逃辜二賊語塞而去稚君
幸免於難速予歸楊明府已由僂道赴甯國乞師於鄧軍門

立撥麾下壯卒三千至賊寨畏鄧聲威聞風而遁予聞捷音
急辭總戎返高淳與稚君相見訴前事勸予速作歸計越日
至邑見楊明府明府留予襄辦戎幕予謂俟送嫺屬還鄉再
來踐約明府知予不可留餞贐殷拳堅訂後期十月初由唐
溝解維以蕪湖道梗由太平金柱關入裕溪口至三汊河時
郭子美軍門駐此相見歡如舊識要予送嫺屬歸來爲辦理
文案餽以兼金云遣材官護送出江越日舟次江潁至土橋
厘廿里有官兵屯戍當可無患再令材官歸比至江潁開船
同行市鹽者四十餘船相約護衛予舟顧四十餘船前行予

舟較大獨擱淺不進延至日晡甫能運轉遽來賊船二翼予
舟兩賊登舟盤詰予以貿易對賊怒叱曰船有旂幟顯是妖
頭何得誑語予再三與辯賊乾笑曰姑不與辯俟到荻港公
局再議徑持予舟順流而趨幸風逆予與稚君相對歛歔無
策可施旣而日昃益焦灼稚君泣謂予曰賊晚間必害君留
妾與其遭辱不如先君而死言訖便欲投水予曰汝言良是
然予返躬自問不應罹此慘禍汝且少緩俟至萬無可如何
時再死未遲亡何夕陽西下賊下碇晚餐稚君歎謂予曰賊
飯畢必加橫逆奈何計連年所積朱提千餘屬予擲諸江流

免資寇糧予亦以爲然遂就牀頭攜囊擯諸波臣坐以待死
當此日暮途窮以爲決無再生之理矣乃聞角聲烏烏循堤
而來予急出窺見前一少年騎赤馬年可三十許率眾二百
餘手戈矛氣象嚴整少年呼問何船賊答曰捕得妖頭予聞
少年係無爲州土音至船頭招之少年下馬登船問予居址
予具告之又問何以泊此予以目示之曰君無多言請速拯
我又問婦女何人予謂是嫖屬少年會意乃大聲呼賊告曰
此人固我姻婭攜孥在外服賈久不得其消息今幸遇之當
延至我家信宿勿誤認以妖頭也賊曉曉與爭少年笑曰我

言不謬予與稚君各乘馬先至其家行李箱笥盡取以行不
二里許茆屋數椽軒敞幽靜少選少年至予問姓名爲張氏
務本好任俠家小康每旦夕率練丁至江滸巡察奸宄捍衛
閭里一方恃以無恐張又詰予緣何至此予覩縷以告張問
舟中賊知先生爲何如人乎予曰不知張笑曰若輩皆無業
游民冒充賊目沿江爲害今見先生舟有旂幟意是營官白
日不敢加害若是真賊豈尙有忌憚耶然先生幸免於難尙
須預防以杜後患予問何如曰若曹以此爲生正恐夜分人
靜來此洩忿草廬易火不可不防予曰奈何張曰詰朝若曹

倘來相索予先喻之以威繼折之以理終當化之以德必予數十金稍饜其欲俾免空回則可高枕無憂矣予深服其言幸郭軍門兼金之贖尙存遂以半付張聽其部署是夕張爲具晚膳予請見其父母年六十餘善氣迎人其妻布裙荆釵欸稚君亦和婉中禮子二一七歲一周晬頭角嶄然後予已至揚州迂道相訪張已下世二老皆亡家遭亂中落其妻守節撫孤長子務農少子年十二從師讀書頗慧二子聞予至同來拜見予回憶乃父舊德執少子手摩其頂泣數行下客囊不豐薄有所贈勗其讀書以光先人惟予馬齒就衰報

恩何日感念宿草能勿呼負負耶初予在張家住而月歲暮
甫得旋里老父康強予懷稍慰每屈指所遭險境心焉廩廩
不敢再作汗漫之游越明年丁巳鍵戶跼伏與羣季結社爲
詩呈老親評定甲乙闔均角勝頗得天倫之樂不圖變生不
測一日方拈題分詠老嫗倉皇持硃牌曰奈何奈何予見硃
牌上書指揮某爲訪聞妖頭許某新從高滔軍營歸家顯係
串通妖兵潛謀克復著談鄉官等速將許某拏交本衙門究
辦如徇私寬縱一體坐辜不貸緣予在高滔時每商賈船歸
傳言予獲貲巨萬僞鄉官陳某本市井駟僮見予歸勾結僞

指揮出此硃牌羣季曰事已如此非薄賄鄉官不可往求陳
某曰必錢百緡乃可典衣並鬻秋桂如數予之乃免而羣鄉
官見陳得利皆眈眈欲效尤谿壑難填計非再出不能全身
違害於是揮淚辭老親星夜假裝重至高淳時三軍門德安
泰定三魯占熬各統兵五千先後至高淳防堵軍聲大振楊
明府廣爲游揚諸營皆延予襄辦公牘楊嘗出單騎拒敵圖
索題以賊前犯邑空城無兵楊貌固魁梧倉卒間判爲孤注
之擲策馬從二僕立城外橋上禦之賊於數里外以千里鏡
遙窺見一偉丈夫駐馬橋上左右二人一吹角一執旂莫測

虛實潛師而遁作圖徵詩予題一律有句云未必先時籌利
鈍竟教俄頃判安危楊曰先生真知我心予仍居舊孔氏屋
一日早起忽見吾桐舟人文某伏地乞援予驚問曰有二女
子殺賊酋僞承天王劉某以報夫仇乘某與魏姓船逃至此
軍士以舟從賊中來載有婦人皆欲相犯小人詐言是公姻
眷暫免然必仗公維持乃可無慮予聞二女能殺賊報夫仇
壯之卽命持號旂二植於兩船上軍士果不敢覬覦予往告
楊明府亦瞿然曰此奇女子也可招之詢顛末二女子至問
之則華氏年十九班氏年十七皆皖產華隨夫居漢口設布

肆與冠破武昌僞承天王劉某率眾掠漢口華夫婦相向泣
劉突至殺其夫華方乳周歲子劉奎擲地虜華爲貞人貞人
者賊中命婦極品之稱也華於無人時潛招夫魂泣而祝曰
賊殺君斬嗣妾忍死曲從者誓爲君報仇君如有靈默來相
助華殊怏怏觸迂賊賊以愛憐故弗與較班亦良家子嫁甫
半載劉至亦殺其一家虜班爲側室寵媚之意華必如華待
班厚藉以自潔班粗識字華嘗倩其誦稗官小說至鐵冠圖
傳奇華曰費宮人何愚也設當日能如妹順從其寵愛豈在
妹下耶班太息曰姊不知妹妹不得已耳華笑曰妹旣不得

已何不效費之所爲班搖手曰不能妹胆怯有能者亦不惜
爲助華曰妹言眞耶班泣下華亦以己意告之誓天相約圖
劉會劉奉僞天王召至金陵華謂班曰有隙可乘矣劉有變
童四不離左右登舟時率健卒數人華說劉曰此去順流而
下道途不遠四童儘可給役奚以健卒爲劉從之劉酷嗜酒
泊舟必携童入肆飲醉歸怒詈舟人少拂之卽揮以老拳舟
人咸怨之文某亦粗曉拳勇然非劉敵一日劉怒掌其面摺
二齒泊岸劉又攜童往酒家文赴懇於華與班華慰之復笑
謂曰彼亦男子汝亦男子何畏彼若是況汝二舟人甚眾彼

縱能武寡奚敵眾文以華爲解嘲語急曰小人焉敢華正色
曰彼賊焉能爲王我姊妹全家皆死於賊恨不能報仇汝亦
皖人能爲我報仇財物盡歸汝但將我姊妹送往有官兵處
戴德不盡矣文與魏約乘間圖之舟泊東梁山劉又登岸飲
二女子與舟人議曰今夕不可再遲相約醉劉拊掌爲號劉
歸二女迎曰市鮮魚沽旨酒賞此良宵蓋是夕爲月當頭也
劉喜恣意飲嚼二女見劉醉裸而納諸衾以其餘饗四童令
睡二女拊掌舟人畢集擲劉兵於江縛以絳繩取厨刀斫項
鈍不殊劉驚寤奮力撐拒繩格格欲斷眾同壓之以刀亂斫

劉力愈猛文忽探手捉其陰舉刀力割腹暴裂腸出繞腕三
市昇投於江劉善泗脫繩踏波扳舷欲上一人捉鐵貓擊之
腦碎遂沈二女各市牲醴祭其夫聞高渚多官兵遂來予與
楊明府肅然起敬於是諸營官畢至僉謂二女可稱女俠送
居尼庵贖金以資食用俟道路稍通送歸母家舟中衣物分
犒舟人四童無所歸留爲廝僕明年戊午予欲應京兆試適
故人何畊麓官鎮海令遂辭楊明府南遊吳越未幾高渚復
陷於賊諸營官風流雲散楊明府尋歸道山二女消息竟不
可得而知矣予於仲夏抵鎮海住兩旬辭之北上六月杪舟

次京口狡僕怯篋而遁資斧斷絕返吳門主蔡澤存參軍家
抑鬱無聊是冬海鹿門別駕攝篆巴城命舟訪之留予度歲
己未孫蓮塘少宰視學江蘇延予襄校試卷恭逢

顯皇帝萬壽恩科江南借浙闈舉行鄉試少宰代辦監臨予
獲預試主故人同邑葉季華司馬公寓報罷後已屆殘冬裘
敝金盡意殊落莫瀕行司馬謂予曰以君之才何適不可從
事毛錐究非長策擇木而棲高飛遠舉願爲功狗不作儒臬
君其圖之到吳門爲少宰校閱諸郡邑優行試卷畢歲聿云
莫寂寥寡歡因憶司馬臨別贈言決計投筆從軍時金陵賊

張甚學使公廨在江陰警報送至予心慄慄以張小浦中丞
駐節新安防堵爰辭少宰往投之祀竈日登舟越明年庚申
人日抵杭州便訪季華司馬相見歡甚會永嘉令堅誤應推
司馬攝篆因尼予曰新安亦非樂土永嘉大好山水不佞權
篆於此屈君司筆札爲籌畫納資縣尹亦甚易易奚必馳驅
戎馬是時季華住金衙莊章桐門相國故宅園林爲浙西冠
予日涉成趣重以司馬欸留新安之行遂不果有孝婦陳桂
靈者能詩工畫兼精針黹其夫游惰嗜博誘婦爲娼以償博
負婦不從因反目婦事姑孝以十指供甘旨盡婦道鄰里稱

之所居與司馬對門予嘗與司馬過其家論詩品畫頗有見地遇有緩急司馬必曲濟之倡和甚多以城陷散佚予園中題壁八首有句云迎人橋背曲閱世樹心空婦擊節歎賞司馬與商園名婦曰公桐城人居桐門相國園卽名之曰桐園如何司馬稱善請予爲擘窠書題其楣園有五色木芍藥花朝日司馬就予小酌以餘滴酌花神祝其速放忽蒼頭入報賊大股至湖州不日卽到此宜早爲計眾嗤爲譎語飲罷同至城隍山遇同里吳康甫貳尹所言亦同十五日漸有遷避出城者十六日出城者更多或謂司馬曰警報甚確君亦宜

將姪屬過江葉歎曰不能眾請其說曰自故鄉被兵族戚遠來相依者多挈之偕往不能舍之獨往又不忍不如不遷之爲得予肅然曰君言及此皇天后土實共鑒之吉人天相可爲君券蓋君之族戚避兵來浙者十餘家皆待君舉火也十七日諜報賊距杭數十里有司下令閉城出示禁止居民出城十八日飯後聞傳賊已至予與司馬上城隍山瞭望果見錢唐武林兩門外各有賊旂數十計不過數百人十九二十兩日來者漸多西湖邊亦有賊旂然統計亦不過千餘人自十八日以後無日不雨賊在城外焚燒民房晝夜不絕城中

紳民日登城隍山見賊數不多皆欲隨官兵出城攻擊大府持重不許二十一日雨益大賊燒民房益甚火光燭天黑夜人能自視掌紋連日紳民哀籲大府願出擊賊但求官兵接應亦不許紳民無如之何請同官兵循環守城許之紳民慮官兵之或與賊通也故有是請城門俱閉惟開候潮門通錢唐江餉道以重兵二萬餘人守之城上軍屯聯絡夜間燈火輝煌兵民輪流巡邏此上彼下彼上此下防範周密以爲可保無虞矣二十五日夜漏二下礮聲大震喧言鳳山門陷紳民奮不顧身偕往救急拋滾木壘石幸賊來無多一擊而退

視城陷才數丈運輒石灰泥竟夜築城共相慶慰二十六日
雨益大晚間城外礮止火息耳目俱靜司馬謂予曰日來寢
不安席嘻甚矣憊今夜大雨度賊不來吾等可安睡一宵矣
司馬旣去予挑燈孤坐中心忐忑遞數更籌不能就枕亡何
譙樓鼓絕窗紙漸白方欲解衣突聞礮聲不絕殆城破矣司
馬宅距城半里許園中假山最高啟戶張蓋躡其巔見城上
各營兵已起漸米河干瞥見一人朱衣狐裘乘白馬而來似
曰起起賊已破城速往攻聽之不甚了了軍士皆荷戈隨之
向西而去不瞬息間軍士返奔紛紛棄械縋城遁予往叩司

馬寢門呼司馬司馬披衣出告以狀曰奈何予曰君前日賃比鄰民間小屋可暫避司馬問予焉往予曰君有嬖屬難以偕行予命聽天萬一得出再圖後會揮淚而別檢舊作各種草稿都爲一束將出門有司馬族子二人其戚方君西席左君二人同來乞予帶行正苦無伴遂與四人堅約跬步勿離雨仍未已途中貧富男女扶老帶幼蹉跌啼號不可言狀私計人多處當是孔道從之疾行抵艮山門大街剛至半途則見一綠帷官輿其杠已折十餘人四圍以手昇之行後隨兵弁百數十人皆受剝血流被體意是督兵大吏潰而奔必有

賊遂北在後逢一街急招四人同入則方左二人尙存兩葉已落後被害矣出街則空曠之地可數十畝其右小屋鄰比約數百戶末一戶編柴爲牆障席爲門半掩半闔急與二人推門入傍有麻索纒而鍵之歛見一男子踣臥牆角敗草中低聲以嘶問之爲府署庖丁賊以矛穿其腹血濡韞搖手令勿聲廼佯身蹲地自牆隙外窺口默誦大悲咒求佛庇但聞羣賊噪呼殺妖其聲慘暴未幾賊亦由街至此遇逃難者以刀迫索財物有財則生無財則一刀了之且淫污婦女大雨如注悍然不顧約半時許舍此他往予賴席門遮蔽獲免賊

去房主人出髻髻有髭鬚令去予請僦一榻之地不許倏有數鄰人至一人曰此番兵民輪守防範甚嚴賊來不多破城甚易非有內奸不能入一人曰誠然頃見裹紅巾賊實係營勇前日市我家帛數匹製旗幟今又裹巾勾結何疑予獻計曰君言不謬某本皖人熟知賊情賊本無伎倆全恃勾結內奸視賊來不過千人今公然破城虜劫財物不少如能號召數千人頃刻可將所劫者奪回緣此間機房同爲甯波人素嗜利聞予言曰善盍共謀之乃鳴鉦爲號頃刻集數千人持兵又追賊賊本無多見眾來追疑大兵從天而降賊懼狂

奔棄物於地自相踐踏死者不少機房之眾各有所得而歸房主人又來逐予予以勸其追賊獲利不爲無功主人曰吾等已約不得留異鄉人今夜按戶搜查如搜出無論良莠殺不貸宜速去予欲歸金衙莊不識路乃乞主人爲覓一人作嚮導予番銀四餅行里許至一曲巷一家故與導者相識問將何往以金衙莊對其人曰止止此去金衙莊五里頃有人來言一路居民稽察嚴密凡異鄉人概不許往來予觀是人年約二十餘語言伉爽便前與揖問其姓爲施亦杭人之業機房者請僦屋暫避施問予對如前施睇視良久乃首肯導

者索銀徑去施出鍵戶反身目予曰相君之面非市井中人幸質言無隱予以實告施笑曰旣以實告不得不冒昧上陳小子業機一家三十餘口今罷市食用無所措當仰給於公予乃探懷出囊中物列几上曰番銀百餅頃用其四餘此敬以爲壽賊踞此久暫難以逆料只此藐藐聽君部署施曰公眞磊落人也平日飽飫官厨何能遽甘淡泊今旣有資當市越釀與金華腊脯以佐饗殮何如予笑謝之乃於寢室樓上爲安二榻栖予三人並戒之曰如有來盤詰者請勿言容某代爲言之予三人居樓上日自窗隙外窺見賊紛紛挨戶搜

妖搜過者予以腰牌粘於門外越日四賊至施家徧搜各屋至寢室聞一賊問施曰樓上有妖否施笑曰此乃臥室樓上匿人豈不爲人所鄙如不信請登樓覘之一賊訶曰旣已安民焉得闌入姊妹臥室賴此一言而免賊遂去施曰已給印牌可無患矣初賊圍杭城將軍瑞公屢欲出戰諸大吏持重不可瑞公乃與副都統來公謀守駐防滿城二公皆能軍故外城破而滿城獨無恙賊日來攻二公命偃旂息鼓女牆多備矢石架巨礮以禦之夜則不燃燈燭於濠邊暗掣鈴索聞鈴響則矢石與礮並發相持數日殲賊無算賊復脅居民往

攻咸謂徒手不可與戰願假軍械同往賊以機匠糾眾奪所
劫財物其人皆剽悍狡獪若與軍械反爲所制不欲使戰俾
守館舍供炊爨賊戰歸則館舍闕無一人已盡掠所有而遁
大怒顧以市井游民誅不勝誅益慮越人叵測乃於二十九
日出僞示遣機匠等卽夕由太平門出城蓋防其爲變也施
喜告予謂出城十里卽有姻婭可依予趣具晚餐漏初下卽
行予尙披狐裘欲易一敝縕袍不可得左爲挾茵褥方則持
書冊同行者三十餘眾是夜雨止賊焚城外屋照耀如白晝
易行惟街衢尸積如山所見者凡三必須越尸而過旣至太

平門門以內尸盡滿無罅隙相與移尸偃僕予乃得出方城陷時已判一死庸詎知今夕之竟脫網羅耶緣江隄行平明甫抵施某姻家茅屋厪一榻予三人栖之施則挈嫗屬賃屋以居予欲渡江則彼岸有乘間攘刼者終日遣人偵探城中消息三月三日昧爽施叩門呼曰張璧田軍門已督師克復杭州矣予披衣急起飯罷則聞道路欣欣相告曰賊遠遁矣軍門洞開城門招居民還家初四日予三人別施還金衙莊司馬已先歸互相慶慰司馬憂予難免於難方其歸也使入探訪或謂屋後井邊有衣狐裘著韡者司馬嘆曰是殆許

君往驗之其髯如磔乃知非予予問司馬遇賊也未曰幸從
君言暫避小屋一日有賊闖然入又一賊擊其袂讓之曰如
此湫隘入奚爲掉頭皆去予賀曰曩言天相信已越日施歸
訪予還所餘番銀二十餅予卽以贈之杭州之陷賊殺人十
二萬有奇河水爲赤金衙莊前後左右零骸斷骼狼藉於地
予請司馬捐資掩埋孝婦陳桂靈於賊來時囑其夫奉姑遠
避自與一媼居守賊至欲污之婦罵賊死克復後媼覓其夫
不得尸無人殮司馬拉予往觀面目如生司馬爲市棺以殮
此婦孝烈可風未審采入忠義錄否賊初至需次之官與幕

客強半遠遁克復後方將羅而致之或有以司馬與予薦於
張軍門者重幣招之予商於司馬司馬曰行險徼倖可一而
不可再此番賊少城大爲日無多吾儕獲免設再有不虞其
能保乎君試思之吾亦從此逝矣予聽其言司馬弟幼華以
縣令需次江右司馬挈眷往依之予決計往新安投小浦中
丞三月旣望偕朱筱雲別駕同舟行別駕故風雅評論古今
藉消岑寂至屯溪登陸別駕黟人家本素封以亂離中落然
猶豪俠好客力邀予暫主其家別駕故抱消渴疾爲賊所驚
增怔忡證到家不數日下世昆弟四君居長仲季亦雅重予

乞爲君縷述行狀旣成買舟赴徽郡徐公可司馬時在中丞
幕聞予至偕予族弟碩甫孝廉至舟中一見懽若平生邀至
其家翌日謁中丞獎掖備至中丞防剿有年老成持重輿論
翕然會中丞內

召來代者未及旬日賊大股麇至徽郡失守予與公可商避
地公可謂浙東遂昌先大夫曾營菟裘曰懷古田舍地僻而
幽可云樂土將挈眷往君可與偕時公可憊屬已寄在桃源
嶺之陽以予託曹仲萱太守暫割半羶地居之俟買舟定卽
招予遄發太守素以氣節自負慨然招予居其別墅至則烟

火斷絕節近重九風瀟雨晦飢寒交迫越日蓮溪僧冒雨過
訪敝衲掩髡瑟縮可憐予問云何若此蓮溪曰仲萱負我仲
萱負我初公可之尊甫鐵蓀觀察殉難新安當事爲請于
朝得

旨建專祠以蓮溪僧主持奉香火張中丞素善視僧謀諸官
紳醖數百金予僧太守稱貸以去今事急索逋反遭譙訶令
他徒僧痛數曹臯怒形於色予笑曰和尚嗔念未殊道行毋
乃不高僧亦笑曰非老僧饒舌若爲人巧詐殊不可恃君宜
他往予曰善哉善哉僧好畜犬盧令黃耳曲解人意避亂必

挈之行尙有三十頭在僧左右聞僧言搖尾怒目狺狺若語
予笑曰屠岸賈之弊未必如此解事倘嗾以圖負心人當可
得而甘心也以僧禦寒無衣褪短褐以贈之聞賊將至四鄉
劫掠別墅距城才數十里難以久居急別僧往訪公可一人
爲擔簋一僕隨予徒行薄暮過桃源嶺嶺上下十五里至嶺
腳天暝擔者在前面僕籠燭導霏霏濛濛衣襦皆溼嶺腰故有
澗寬約二尺上橫略約避亂者紛紛踐踏橋板中裂擔者與
僕旣過予足踏之板裂有聲蹶跨而過回視橋已無存下臨
深壑俯不見底亦險矣哉雞三唱甫下嶺日晡至公可處則

舟已具矣卽夕起碇行至太末登陸抵遂昌懷古田舍在東鄉徧山多竹雜以山茶初冬但見鳳尾漾碧鶴頂炫丹水抱山環別有天地化工眞畫工也時遂昌令韋仙洲刺史講求吏治訪公可與予延予襄辦團練予謂欲禦外侮當先靖內患內患靖則外侮無由而入韋問如何予謂非保甲不可如得正直紳耆實心經理卽寓團練於保甲之中眾志成城夫復何慮刺史然之邑紳葉萊峰明經一鄉祭酒爲總其成明經以予所議章程頗善來訂交賊以遂昌有團練不敢犯乃甫有成效刺史忽調省繼之者爲鄭某遂昌本膏腴地鄭覲

覩久又聞賊不至益歆羨之資緣而得刺史去予仍返懷古
田舍與公可預籌避地果不半月而賊至公可奉其太夫人
挈媼先行予以田舍之後門近山可登了不介意乃黎明賊
已至沙溪賴公可之長君石甫拉予起曰賊已至尙高臥耶
予急趨後門石甫頓足曰門不知爲何人閉塞尙趨彼耶拽
予出大門繞至後山則賊旗滿郊野生死呼吸之頃吁可畏
哉時則五月杪梅雨連綿予疾躋山巔腰膂皆罷兼以枵腹
寸步難行仰卧石磴奄奄待斃忽一媼過熟視予曰是非許
公耶胡卧此予自指口與腹媼曰公餓耶卽於袖中出布帕

授予內裏龍眼肉茵棗少許並高麗參一枝予叩其姓氏嫺
曰公不識老婦婦姓田曩傭於司馬家所裹物將以餉其少
公子者公第食耳予甚德之食龍眼並棗蹶然起乃得下山
再行三十餘里公可已遣人相待爲賃草棚休焉距公可處
尙四十餘里棚前臨山河夜分喧傳賊至予起褰裳渡河至
河心山水湍激足不能立而仆幸有巨石作砥柱抱之乃免
於溺天明行人掖之登岸夜並非賊乃避亂者燈火紛紛人
誤爲賊耳予至公可處亦一大草棚嫺屬皆處其中予曰此
非安土當別爲計公可謂太夫人已送至尹家坑距此百里

予謂姚屬亦可前往公可從之予與公可至棚中商防賊之策其山層巒疊嶂不亞垣墉唯山口一綫可入公可乃出重資募壯丁五百守之以石爲兵賊來擊之無不斃守五日斃賊頗多賊不復至退居邑中再越一日守者來報邑中賊已退矣問何由知曰登山以眺賊突絕烟公可大悅市羊豕百餘以犒守山者予問此山有別徑可通否公可謂須迂道三四百里予曰尙宜防之公可曰君何迂也賊所欲虜者金帛先公宦囊無幾賊豈爲此迂道而來歟子可無慮因與眾話遂昌土物一曰竹鼈食竹根味鮮美東坡極稱之一曰河魴

長五寸許多肉少刺鮮於常鱗一曰石鴨蛙類產山石罅中
味極肥美予聞而流涎公可見予欲食石鴨謂如有釣得者
不吝重賞眾應而去釣石鴨必趁黎明越三日黎明予方與
公可橫榻酣臥某甲起釣石鴨笑見賊繞道而至急來棚呼
曰起起賊至矣速去速去比予與公可出賊族相距厓一箭
之地棚後固是大山峭嶠巔嵌公可騰蹕而上予大駭足輒
難行匿身豐草間須臾與老幼男婦成羣結隊若鼠之伏有兒
啼者以絮塞其口恐呱呱令賊聞也賊志在虜劫公可所存
棚中箱笥二百餘具賊來者四五百人搜括箱笥捆載而去

有不能盡虜者則火之午後賊退草中人一一皆出予旋棚見焚餘零縑敗帛徧地皆是山農以甌粥餉予越日倩人導往尹家坑徐太夫人處計公可必到此相距百里苦無一錢忽有農人抬番銀三百餅其鄰叟曰是必徐司馬家物吾儕素受司馬惠不可不歸之農人謂縱司馬家物乃賊所遺不歸何害況司馬已不在此乎鄰叟曰司馬雖去其友許公在此可交其手他日相逢亦見吾儕情重也農人果以付予予卻之曰爾所拾得於賊非得於司馬況予非司馬義不敢受鄰叟曰司馬有急乘危而攘其物非人也公爲司馬友乞轉

交母辭再三固讓予乃受其半且謂農人曰如是司馬物則已否則仍寄還汝乃倩二人掖予行捫蘿扳葛足趾繭痛天氣初晴暴暝渴甚忽窮山中四老人以石搗燼然枯枝烹茶予求飲一老人飲之味甘冽渴頓解再行數十里日夕不能行借宿古剎距尹家坑尙二十里遣人報知公可詰旦以筇輿來公可哽咽謂予曰意君懦怯必爲賊虜不謂尙得相見也予亦爲之於邑公可曰身在物盡爲賊虜薪米無資奈何予因出農夫所拾番銀百五十餅授之且具告所以公可曰圖記非我家物何敢攘之予曰固然今生機已絕或上蒼憐

閔俾以濟窮縱非君物他日可以歸還必拘拘作於陵仲子
則皆餓死矣公可不得已受之尹家坑地僻人跡罕到壁立
千仞雄峻插天山中松栝枏梓皆數百年物人家作屋多以
樹皮代陶瓦每遇天陰雨灑樹皮作鼓聲儼若撒豆六月無
暑衣須着綿予謂公可此地不可久居公可乃邀予偕其嫗
屬至衢州徽人豐與九司馬於此貿易固舊相識爲賃屋而
居頗宏壯相傳衢有至聖孔子楷木遺像固端木夫子手所
雕者須眉畢肖端木夫子卜衢州五千年無兵燹乃請至聖
嫡裔奉楷木像至此故衢州世有五經博士時公可之弟春

潯刺史新銓四川會理州牧公可將屏當入蜀乃九月初忽聞警報衢城戒嚴鄉人皆入城避難無屋可賃露宿街市越三日賊果大至眾十餘萬晝夜礮聲不絕予心膽俱裂豐司馬慰之曰是有楷木聖像賊無能爲前僞翼王石達開曾圍此城號稱百萬且不能破何況此十餘萬乎邀予登城觀城外四周環以木城木城外掘深濠爲河賊過河既有木城堵禦城上徧堆石塊亂擊賊無立足地不退卽斃其法最善予繞城一周心爲帖然賊圍月餘四鄉之民皆入城但存空廬賊無所掠糧盡而去初賊圍城時予與公可與九張小堂三

司馬聯名延僧設醮籲天願各減已壽求免罪劫果幸獲免
僧書善事數十則謂居士等須各發善心自認一事終身不
渝予初酷嗜牛肉見有戒食牛肉一則遂筆注其下賊退後
衢人僉謂予等設醮有功究是宣聖靈爽所致一介下士安
能貪天之功哉迨除夕予厘存番銀一餅新歲無事同人强
予博塞予辭同人謂少陵雅人尙嗜此偶一爲之庸何傷强
而後可每博輒勝自壬戌元旦至二十四日積至番銀數百
餅予公可助入蜀之需二十五日啓行由常山至玉山再至
吳城馮子良太守時爲吳城司馬往謁談詩甚洽買舟至湖

北新堤劉馨石觀察公可之戚權稅於此欸留月餘復買舟抵宜昌再易柏木舟入峽中江流如箭夾岸巖巒障空晝不見日至萬縣陸行歲暮抵成都明年癸亥仲春江良臣軍門奉

旨會辦直隸騎馬賊宋景詩江軍門延予辦理文案三月初六日由成都啟行順道剿滅匪黨由樊城而豫州而齊而秦而晉於五月二十九日前至保定住西門于公祠以制府劉公應渠督師駐威縣軍門乃往威縣與制府會議剿賊事宜予亦修進見之禮並晤幕府劉玉衡太守暨吳幹臣方芷庭

二君畿輔肅清予忝列薦牘蒙制府與軍門奏獎以知縣用
初在高淳防堵和總戎以教諭保薦會向忠武薨於軍遂寢
其事又在遂昌團練瑞將軍檄各屬開列保舉韋刺史以知
縣保薦賞擢差弁中途遇害方待補奏辛酉浙省爲賊所陷
又作罷論至是甫獲寸進予之半生偃蹇其命也夫十二月
十二日拜別軍門由衡水入都主葉主事挺生家計自丑至
亥十年之中出入烽燧險阻備嘗凡所經大難者九在高淳
一幸逃湖西之貢二幸免張某之刺三幸免僞王之杖在無
爲幸遇張某得不死於舟中歸家時幸賄鄉官得逃僞指揮

之票在遂昌懷古田舍睡幸徐公子曳出草棚早睡幸釣石
鴨者曳出杭州城破幸而免衢州城圍又幸而免此九大難
真絕處逢生也又所經小難者四高瀟馬上未墜蕪湖三不
管未坑桃源嶺板橋斷而不死沙溪河抱石而不死此亦萬
分微倖也又意外之緣如高瀟幸遇汪姓飢疲幸遇田媪四
老人窮山賜茶分農夫所拾餅銀此又皆默叨神佑而不解
其何自也叔平所自述若此予與叔平相交八年之久論文
談藝讀畫敲詩予固慙直坦率叔平亦矯矯不羣絕無冬烘
頭巾氣兩人者初不相識同治戊辰嘉平月予度嶺北征抵

安慶僑居旅館叔平叩門以詩見投遂成莫逆嗣除夕元旦
叔平來就予聯句作長夜之飲客邸韻事以此爲最恐前人
未必有之自是延至廣陵交誼彌篤酒酣耳熱時間爲予說
昔年遇難事然皆未有若是之詳且盡也予去年作文二首
一以壽尊甫農生先生一以壽叔平第謂其喜作汗漫游躬
歷十三行省而不知南北播遷入險出險之非得已也觀其
過義津之盜萌肅高瀟之軍令免市鹽之盤詰教間道之請
兵以及假機匠之手既劫賊財復孤賊勢定保甲之法能禦
外侮焉有內憂如君之才設令早遇賢公卿名將帥推心置

腹相助爲理俾得展其抱負以見用於

朝廷則立德立功二者君必居其一而又豈徒以文字翰墨爭不朽之名也哉

吳漁山詩意畫冊記

畫曰詩意畫中有詩詩境二十境固各別其一云漁舟來往清溪曲古道行人喧馬歸春城臨水垂柳如烟轅轅將駕匹馬怒馳門外小舟曬網者三山靄空濛皆作牛毛皴工緻細膩至斯已極其二云碧樹陰分雲外出清泉聲在石間流山丁有亭崖腳有寺點綠染紅林霏欲活見泉不見雲樹則宛

與石合而爲一謂非筆有化工耶其三云古木無人逕深山
何處鐘但寫羣峯巒翠松杉陰翳而鐘聲隱隱人跡寥寥自
可想像得之所謂畫意不畫形者此也其四云青山對幽戶
綠樹遶通津山下人家丹碧絢爛秋光正好中橫畧約江湖
已平幽曠可居令人神往其五云惟有小樓曾宿處年年春
雨滿滄浪懸崖之下嫩綠數叢滿紙春氣餘則千章排立皆
作風勢有雨可知樹巔一角樓中有人呼之欲出其六云清
闕當年風度雲林此日襟期則全學倪高士非詩而有詩意
其七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高樹六七株空亭一座漫

山雲氣近峯若遠太古小年不言而喻何曾著一鈍筆下一
死筆耶其八云晴雲滿地苔不溼翠壁插天秋正高設色濃
艷布局生峭仿元人沒骨法寫出難狀之景山泉飈沸樓閣
玲瓏中有二人對坐閒話絕不作片雲而於翠壁之外間以
赭峰夕照望而知爲霽景那得不令人叫絕其九云樓高人
更靜惟有夜懷深碧空沈沈殘月將墮濱江一峯突兀危樓
峙其巔空洞無物山麓寺觀宏整門外一人匍匐於地旁列
木架植軍械三行燈一其人殆邏卒禮佛者歟其十云柳色
拂雲連嶽寺泉聲帶雨出溪林亦用元法青山紅牆勃勃有

生氣柳絲下。裊溼雲低壓。睥睨觀。插下浪花鼓舞。驚雷濺雪。捫之有聲。神乎技已其十一。云樹歸古屋。迷谿逕。簷際雲開。對晚晴。山峯平凸。相間飛泉。亂落一重一掩。境地幽邃。崖坳林內。樓閣數重。蒼蒼莽莽。渾寫大意。其十二。云間隨委曲。尋源去。直到人家。竹塢邊。一人彳亍板橋之上。昂頭袖手作聽泉狀。插天峭嶠。瀑布下垂。危石欲墮。不墮。溼絮迷漫。中隱蘭若。未見竹塢。寫景超妙。其十三。云小橋橫水口。矮屋露林梢。小橋現於紙上。獨不畫樹屋宇。參差可數。峰巒綿亘。中橫雲氣一段。用筆與前幅同。可謂逸品。其十四。云雨後溪流抱岸。

迴人稀野逕滿蒼苔觀天紳亂挂則雨後可知萬木蕭森但
見孤閣則人稀可知用筆生動絕無堆垛痕迹其十五云山
人獨坐西風裏正值南天過雨秋此幀純以澹勝峭壁左懸
數峰中矗山下結團蕉迤邐爲微軒老者披巾於軒外坐胡
牀上斜睨兩古松松內石橋之下怒湍與濤聲相應謂非雨
過南天耶其十六云東西南北盡流看遠近高低無不可則
尤爲靜細渾脫神妙絕倫通幅遠山近峰烘染在有意無意
間茅龍蜿蜒中有一人屋外一樹殘蘆滿汀荒寒之景宛在
目前其十七云一帆流水穩千里故人來落日在天流水盡

赤巨艦乘潮而下將近閘口舟子爭捉篙賈勇邪許之聲耳
若聞之有冠帶客鞠躬岸上殆逐舟中長官耶其十八云何
處幽人專一壑數間茅屋對山陰峨峨高峰皴法蓋仿大癡
林木翳翳山寺兩區小橋之左環以虎落屋宇無多空曠絕
俗卜居於此膏肓痼疾蓋兼而有之其十九云風弄松聲琴
韻響雨餘苔滑屐痕稀特爲五大夫寫照拏雲撐空軒昂作
態風雨颯颯妙能狀出餘則遠峰平坡亦參元法其二十云
巖空谷迴野雲深路繞溪橋岸繞林又是一種筆墨高低錯
落苔點斑斑萬松成林豁開屏障曰空曰迴曰深曰繞字字

寫出活現紙上此冊爲玉谿攜來予一見卽愛不釋手玉谿
曰是不可遽留姑與議直子少待之又十餘日乃歸予適凍
雨初晴玉谿來作竟日談予不顧酬客惟貪讀畫摩抄玩賞
輒復忘暑日晡雨盡十八幀燈下不敢讀晨起了之玉谿昨
告予往者聞尊甫梅麓先生言墨井道人以畫得仙今觀此
冊信乎其爲仙筆也

記籬角老少年

秋色豔於春色候屆白藏化工忽作狡獪俾一莖小草變形
幻態奪青陽之萬卉紅紫斑斕雲霞璀璨直可壓倒羣芳謂

花不如葉花神必且妬之春花易謝無耐久者惟此足爲壽
客之伴當冷香未吐金精未孕叢生虎落錯雜雞冠老人對
之堪以自豪年少觀之反爲顏赧往者待月諺籬內最富寵
之以詩今則井南精舍窳室之外籬角獨盛閏夏久旱禱而
得雨不待雁來陸離滿眼晨起寢坐吟朋奕侶寂無一人顧
盼之間令我心醉曰是豈天特厚之耶抑天獨私之耶夫焜
煌於初日不如絢爛於晚景也爭妍於跼萼不如呈麗於顛
頂也丹楓烏柏霜染而成茲則恍若被以日華沁以露瀋也
白頭弗能轉黑弱植乃竟還童詩人呼之曰草中仙仙乎仙

乎非瑤臺瓊島金丹駐顏者烏得與之頽頽高下也哉